

旭陵

校友作家

作品集

旭陵校友作家作品集

國立嘉義高中



旭
陵

校友作家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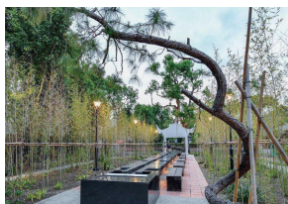




旭陵校友作家作品集

4	序 言	劉永堂校長
6	渡 也	
12	遂耀東	
32	落 蒂	
40	陳 列	
50	李 弦	
58	雨 弦	
68	曾元耀	
76	艾 廉	
84	浪 人	
96	舞 鶴	





104 黃憲東

114 唐 瑾

130 吳長耀

148 楊子澗

160 李 赫

168 孫維民

176 林沈默

184 張啓楷

194 也 駝

206 唐 捐

216 鄭順聰





序

嘉義高中「旭陵文學步道」是國內各級學校中最長、最特殊、最美的文學步道。這是專為嘉中校友作家打造的步道，專為嘉中人打造的步道。是很多人努力，出錢出力出創意的成果！

107年國教署補助圖書館設立社區共讀站，建築師侯文嘉將校友作家渡也為嘉中寫的詩作〈風雲〉融入牆面設計，讓旭陵文學之旅由文學步道出發，而終於社區共讀站，並結合嘉中同學的畫作，盡顯嘉中風雲。社區共讀站是一融合閱讀、咖啡、茶道的多媒體共讀環境，文學旅人們可以在此喝咖啡、談文學，陶養心靈，再重新出發。站內還保留了圖書館成立之初所使用的古董檜木目錄櫃，拉開抽屜，書卡標示著每一本館藏的書名、出版年月、出版社，伴隨著陣陣檜木香。它見證了無數學子的青春歲月，也將繼續陪伴嘉中度过悠悠時光。

嘉義高中向來以數理科學領域競賽的成績聞名，然而，在亮眼的數理科學競賽表現以外，培養學生豐厚的人文素養，也一直是嘉中秉持的教育理念。校友作家更是人才輩出，詩家有之，小說家有之，散文家有之，各擅勝場，堪稱旭陵代有才人出。承載著校友作家作品的文學步道除了是濃縮的嘉中文學史外，甚至可管窺嘉義文學史，亦與台灣文學史息息相關！文學步道建立後，受到全校師生的討論與喜愛，為使嘉中文學旭照更加璀璨，《旭陵校友作家作品集》收錄校友作家們更多的文學作品，於95週年校慶出版，希望透過前輩的文字引領，灌溉仍默默筆耕的在校文學幼苗，將來諒必有更多文學太陽，從旭陵崗升起！

劉永堂校長

渡也



陳啟佑 簡介

筆名渡也，57年省嘉中初中部畢業。中國文學博士。曾任國立彰化師大國文系、所專任教授，現任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著有《唐代山水小品文研究》、《分析文學》、《普遍的象徵》、《花落又關情》等古典文學論文集多種，以及《渡也論新詩》、《新詩形式設計的美學》、《新詩補給站》、《新詩新探索》等現代文學論文集四種。此外，出版新詩集《手套與愛》、《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諸羅記》等以及散文集《歷山手記》、《永遠的蝴蝶》等現代文學創作集二十餘種。

風雲

渡也

在山仔頂
知識的絕頂

海拔三千公尺

飽食書本、師長以及黃土的水分
長成風雲

是健壯的風雲

才能下山

才能飄向各縣市、各國

成為海內外的

風起雲湧

啊，成為各行各業的
天空

風雲

渡也

在山仔頂

知識的絕頂

海拔三千公尺

飽食書本、師長以及黃土的水分

長成風雲

是健壯的風雲

才能下山

才能飄向各縣市、各國

成為海內外的

風起雲湧

啊，成為各行各業的

天空

——刊於國立嘉義高中學生週記簿



追天

——給國立嘉義高中畢業生

給你艷紫荊
給你方塊酥、雞肉飯
給你一艘船

送你地圖
送你指南針和水壺
送你一雙NIKE鞋

送你一把旭陵崗的土

給你晴
給你風
給你一對翅膀

去追海
去追地平線
去追一望無際的
天

——2007年7月《王城氣度》第17期

等一個夢

少年時
有一段好長好長好長的歲月裡我都在等
和一枝瘦弱的筆一起
在民雄鄉中樂村
在嘉義市老吸街
等一個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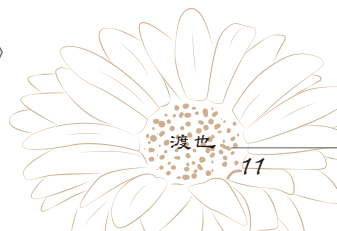
過了幾個很冷的冬天
夢終於來了
夢在夜裡來我夢裡
說：
 辛苦了
 還要……等

少年時
我幾乎每天都在稿紙上
都在書裡
我的生命很少睡覺
我看的書醒著
稿紙醒著
筆，總是睜著眼睛尋找
什麼

一九七七年八月
我的第一本書出生
夢又來找我
我看到
夢流下淚來

我對它說：
 辛苦了
 還要……等

——2014年12月25日《人間副刊》



逯耀東



遼耀東 簡介

1933年生，2006年卒。1953年嘉中高中部畢業，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歷史碩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教於臺灣大學歷史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大學等。曾獲文藝期刊聯誼會散文金筆獎、國家文藝獎，飲食文學作品尤為膾炙人口。著有《又來的時候》、《肚大能容》等書。

記憶是把尺

逢耀東

記憶是把尺，

丈量著走過的萬水千山，

衡度著以往的悲歡離合。

只是年事越長，

可驚異與激動的事越少，

那把記憶的尺卻越來越長了。

摘自《肚大能容》

記憶是咫尺

逸耀東

記憶是咫尺，
丈量着遙遠的萬水千山，
銜接着以往的悲歡離合。
只是年事越長，
可驚異與激動的事越少，
那把記憶的尺卻越來越長了。

摘自《壯大能谷》



一盞孤燈——弔實先師

沒有想到世事竟有這麼大的變化，離開未及百日，歸來風塵未掃，即接到魯實先師遽然而逝的消息。又聽說他在行前數日，還向人說，等我回來要歡聚暢飲幾杯。又想到他孤燈下埋首殘簡的削瘦身影，想到他荒野鶴唳似的嘹亮又寂寂的笑聲，不禁掩面悲泣了。

實先師是十九日黃昏五點四十分，晚飯時突然患腦溢血逝世的，事前沒有一點跡象，桌上擲著未盡的殘稿。雖然他病發時，曾微張著嘴，睜大了眼睛，揮著手，想說些什麼，但卻沒有留下一句遺言，就匆匆去了。

實先師是我高中的國文老師，從那時起，我以後雖然沒有親列門牆，傳他的絕學。但這二十八年來，我們一直維繫親若父子的師生情誼。

民國三十八年，我考入嘉義中學高一，不久來了位穿粗布對襟白褂，矮小削瘦，滿口濃濁湖南鄉音的國文老師，聽說還是個大學國文系的教授。那時大陸剛撤退不久，許多大學教授都到了臺灣，當時沒有這麼多大學，政府爲了安置他們，分發到中學裡教書。在嘉義中學教書的，多是復旦大學的教授。所以，我們雖然是中學教育，卻是大學的師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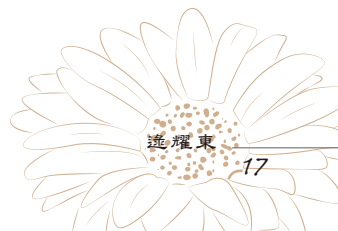
每次，實先師挾著書本，手握半包香蕉牌的香煙，上得堂來，打開書本，一面吸煙，一面逐字逐句口沫橫飛地講解下去，達到了忘我的境界。每堂課下來，總是汗流浹背。一篇講畢，再上腔高聲朗讀一遍，可惜祇是曲高和寡，最初我們能領悟的實在不多。他把教本講了幾篇後，一聲「狗屁」，就把課本丟在一旁。他開始選

文章，印講義發給我們讀。漸漸地，我們對他的話完全聽懂了，也懂得什麼是字的本義，什麼是引申義，什麼是聲相通義相通，什麼是一聲之轉了。在這種情形下，兩年的時間，我們讀了半本《左傳》，十多篇《史記》，近十篇的《史通》，還有一些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其中也包括一篇抗戰時期在重慶，他自己寫的幾首傳誦一時的「朱梅詩」。博引旁證，的確開啓了我們幼稚的心智。但到了考試時就慘了，每次考試就是默寫一篇文章，錯一個字扣一分，錯十個字不及格，錯二十個字零分。記得一次默寫劉知幾的《史通·自序》，我就得了個零分。考試雖難，作文卻很輕鬆。因為作文課都在下午，但實先師夜裡讀書，下午必須午睡。因此，下午的作文課照例不上，一學期交一篇作文，題目自擬，愛寫多長就多長。我記得我在他手裡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葉落」，一篇是「還鄉」。從第一篇作文後，我們就漸漸接近了，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個甲上。

當時在班上，李信芳、張杏生和我，歡喜舞文弄墨，信芳的文章俏皮，杏生的文章深遠。實先師對我們三個懷有很大的期望，他希望信芳學哲學，杏生學中文，我學歷史。他說學歷史比較中庸之道，進可以攻哲學，退可以守文學。不過那年我們都使他失望，信芳考了園藝，杏生習醫。我沒有考試的資格，因為留了級。

等我考取了歷史系，實先師應他復旦老同事，當時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院長林一民先生之約，去了臺中教大一國文。當時信芳也在臺中，我逢放假或開學，南下或北上，總在臺中盤桓兩三天。記得我大一那年北上註冊，到臺中拜見實先師，他很高興，並且要我入學以後就讀《史記》，而且讀黃善夫的本子。因此，我在大一那年，先後讀完了《史記》和《漢書》。

大學畢業後，工作轉來轉去，後來我在一家書店工作。那時實先師也轉到東海大學中文系，我每次南下收書賬，總會去大度山拜謁實先師，他總會停下工作，抓一把錢，我們師徒相伴下山，小酌一番。當時他看我工作不如意，還是想讀讀書。我告訴他我想從歐陽無畏先生學藏文，習西藏史。回到





臺北就接到他的來信，要我暑假後，去他那裡跟他學曆法，那封信深深感動了我。信中有幾句，事隔近二十年，我還能清晰記得：「爾來白髮彌增，日以年計，願以斯學傳於斯人，否則將成絕唱。」曆法的確是實先師的絕學。他常常說，他自十三歲有志於學，環顧宇內，學問已被人做完，唯曆法一門尚有餘地，於是從《史記》〈天官書〉、〈曆書〉入手治學，十七歲離開湖南家鄉，到杭州看四庫，然後去南京、洛陽觀出土銅器，再北上北平，在北平圖書館自修讀書，二十六歲以一本《史記會注考證駁議》，成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不僅是民國以來最年輕的中文系的部聘教授，也是唯一沒有一張學校文憑一步被聘為教授的人。

後來又接到他的來信說，他的經濟能力可供我吃住，不過唯一的條件，我每天讀書時間不得少於他讀書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他每天讀書十二小時，我年輕有外務，卻不能少於八小時。我和剛結婚不久的妻，計議以後，決定辭去工作，暑假後到臺中去。但沒有想到我正準備去臺中的時候，他卻因為與系裡先生意見不合，引起了公憤，被辭聘了。

實先師被辭聘後來了臺北，住在他叔叔蕩平先生家。我去看他，形容非常憔悴沮喪，已不是往日的豪氣干雲。我看了心裡非常難過，便笑著說：「怎麼又是罵人惹出的事？」他苦笑笑。罵人是實先師很難改的脾氣。但他罵人也有一定範圍的，凡批評孔子者罵，凡學不實而欺世盜名者罵。不過有時也會一時感情激動罵出了範圍。我說，也許你罵的都該罵，祇有某先生不該你罵，他不僅很尊重孔子，而且也有實學，更重要是人家把你請到東海去的，人得飲水思源。他斜著眼睛看著我說：「罵都罵過了，怎麼辦？」「怎麼辦？寫信去道歉呀，不過，道歉，不是要挽回已失去的職位，如果那樣就不像你魯某人了。再不濟，可以到復旦中學教國文。」第二天實先師來到我服務的書店，告訴我昨晚已寫了道歉信，今早掛號限時寄出。某先生也是性情中人，後來他們又和好如初了。不久前，某先生返國，他們還把盞歡敘呢。實先師的個性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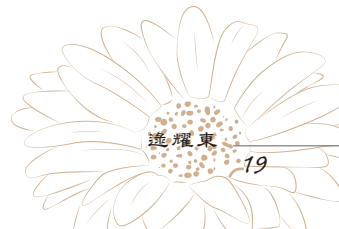
那麼率真，永遠懷著一顆赤子之心。雖然嫉惡如仇，但卻也從善如流。

後來，實先師被師範大學國文系聘請，講授碩士、博士課程，從臺中搬來臺北。我非常高興，覺得此後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他接近。但我卻考取了新亞研究所去了香港，失去了跟他學習曆法的機會。這種情形真像他所說的，我們有師生之分，卻無師生之緣。但事實上，我每次讀書的階段轉變，他都從旁輔導。像我離開臺北去香港之前，向他請示，他說王昶做了《金石萃篇》和《續篇》，現在陸續發現的新材料，可以更做《金石三編》，這是我可以做的工作。所以要我到香港以後，就開始讀趙萬里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作為將來更進一步的準備工作。因此，我一到那裡就詳讀這部書，祇是所好太雜，在港前後五年，並沒有完成《金石三編》的工作。不過，卻利用這部書作為我畢業論文的基礎。我的畢業論文《拓跋氏與中原土族的婚姻關係》，就是用這部書所集的許多墓碑拼湊而成的。

這些年來，我雖然沒有直接隨他習文字、鐘鼎、甲骨，但事實上，他卻對於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多的啓導，雖然最近十多年，我研究的範圍離他越來越遠，而且他也認為很「狗屁」，但是卻沒有影響我們師徒的親密感情。尤其我從香港回到臺北的十一年，我們居住的地方相去不遠，有時晚飯後散步到那裡，每次去的時候，他總是在那客廳兼書房裡，伏案讀書和寫作。

讀書，似乎是實先師一生唯一的嗜好。他常說，他年讀三百六十四天的書。除了年初一去拜年或接受拜年，每天都在讀書。他在嘉義中學教書的時候，和老太爺父子二人，相依為命地住在大操場下面，一座孤立的水泥倉庫裡。當時時局動盪不安，生活又非常清苦，而且學校圖書館又無書可讀，後來他終於找到一本段注的《說文解字》。翻來覆去地讀，最後這本書被他翻散了讀破了。我到臺北來讀書的時候，他要我在街上買部《說文解字》還給學校，當時書還不像如今這麼普遍，跑遍了臺北的書店，卻買不到這部書。

在農學院的時候，我從臺北回家，路過臺中，信芳陪我去看他，說不了幾句話，他就說你們可以走了，他要讀書。當時他的住處，在牧場旁邊的一





間教室裡，和信芳的實驗室相對。我和信芳在他的實驗室裡，作徹夜少年不識愁的狂聊，實先師室內的燈也徹夜亮著，直到牧場的工人起來擠牛奶，才關燈就寢。

實先師在東海大學的宿舍很寬敞，臥室的面積也很大，臥室裡有一間小小的儲藏室，剛好鋪下一張床，他就睡在裡面，整個臥室的地上都散放著他讀的書。我去看他的時候，總是很小心，怕破壞了亂中的秩序。

這十多年，和平東路宿舍的客廳就是他的書房，客廳的四週排列著高高的書架，客廳的茶几和沙發上都堆滿了他翻閱的書籍或甲骨、金文的拓片。一盞微弱的日光檯燈，照亮出一個小小的光圈，那小小的光圈籠罩著他瘦小的身軀，尤其是在夏天他打著赤膊，一條條的肋骨突出著，這就是實先師一身孤傲的風骨。有時我坐在他書桌的對面，靜靜坐在那裡看他查書或翻閱資料，再看看那盞伴他十幾載晴陰的孤燈。突然，我想他就是那盞孤燈，在學術園地裡，寂寞地、孤獨地燃亮著，直到生命最後的一刻。因此我可以了解他突然而起，突然而止的笑聲，那笑聲裡隱藏著太多的悲涼；悲往聖繼絕學的漸逝，悲他一身絕學的誰替？

註：本文摘自《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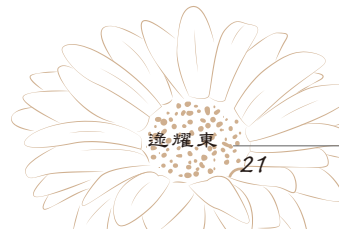
有緣無分

歐陽無畏先生過世了。當年他和父親同在嘉義女中教書，相處頗得。當時母親奉養於大哥教書的虎尾，父親和歐陽先生都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裡。那時我在臺北讀大學，每次回嘉義省親，在父親宿舍裡，就會看到歐陽先生。高高的個子，剃了個光頭，臉上架了副寬邊眼鏡。說起話來聲音宏亮，笑聲很大。說到高興時，手往往會向我肩膀一拍。人風趣隨和，是個很容易親近的人。

父親說歐陽先生是個奇人，他是大喇嘛。大喇嘛是西藏有道高僧。我想歐陽先生這樣的人，怎麼會是和尚。我去過他住的宿舍，房裡的確供了一尊佛，但牆上卻還貼著從月曆牌剪下來的明星照片。歐陽先生言談間常夾些黃話，真的是色也空空了。

父親說歐陽先生因工作的關係，前後兩次進藏，一共十三年。第一次七年，就得了喇嘛。歐陽先生說喇嘛在西藏的地位非常崇高，法駕在那裡打坐，走後那塊泥土，就會被人挖回去供奉。歐陽先生得喇嘛也非易事。他曾三次升壇講經，天剛亮，院子裡坐了黑鴉鴉各地來的千餘高僧。任何一個高僧都可以提出問題，相互論難。幾次論經駁倒，才能得到喇嘛。歐陽先生歡喜說的，抗戰期間，剛得了喇嘛從西藏回到重慶，到峨嵋山訪問一間寺院。知客僧看他年紀輕輕，身著短褲，頭戴斗笠，腳蹬一雙草鞋，不願與他通稟。虧是歐陽先生取出名次，寺中主持率領全寺僧眾，大開中門，盛裝頂禮恭迎。

經過幾次論經辯難，對一個非藏人的漢人而言，除了對佛典有精湛的研究外，藏語藏文應有更高深的造詣。所以，父親希望我畢業後，能隨歐陽先生學習藏文，然後進





一步研究西藏史。歐陽先生笑著說：「可以，可以——」大巴掌向我肩上一拍：「你小子還有點慧根，我度你一把。」就這樣說定了。我畢業後受完軍訓，在臺北一個書店裡工作，歐陽先生也遷居臺北，住在大陸設計委員會的宿舍裡，我曾去拜謁歐陽先生，但卻記不起後來為什麼沒有追隨他研習藏文。

最近因為要從香港遷回臺北，整理書籍和一些雜物。從一只封塵已久的牛皮紙袋裡，撿出一束魯實先生寫給我的信簡。魯先生是我嘉義中學的國文老師，也是個奇人。魯先生說他十三歲有志於學，環顧宇內，學問已被人做盡，唯有曆法一門，尚有發展的餘地，於是就從《史記》〈天官書〉、〈曆書〉入手。十七歲離開湖南家鄉，到杭州看四庫。然後去南京龍蟠里、洛陽博物館觀銅器。再北上入京，在北平圖書館自修讀書，和剛從德國回來的姚從吾先生同一間研究室。二十六歲以一本《史記會注考證駁議》，震驚士林，成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魯先生說他不僅是民國以來，最年輕的中文系部聘教授，也是唯一沒有一張學校畢業文憑，一步就被聘為教授的人。

三十八年倉皇渡臺，他以復旦大學教授之身，在嘉義中學教我們國文。自此以後，二十多年我們維繫著親若父子的師生情誼。一九七七年我來香港教書，聖誕節返臺渡假，魯先生突然腦溢血逝世，魯先生和他父親相依逃到臺灣，子息都留在大陸，我們學生們披麻帶孝送他上山的。他除了曆法外，甲骨文、金文、文字學都是一流的，徐復觀先生說魯先生的文章，海外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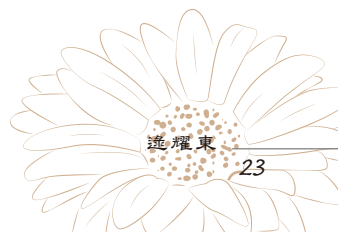
在魯先生的一封信札裡，談到我跟歐陽先生學習藏文的事。因為書店的工作，隔段時間要到南部去收賬。魯先生已從嘉義轉到臺中農學院，然後因徐復觀先生的力荐，到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書。我從南部收賬回來，就在臺中他那裡留一宿。一次我告訴他要隨歐陽先生習藏文。回到臺北，就接到寄來的限時信，要我暫緩隨歐陽先生習藏文，先跟他學曆法。

魯先生在信中說我「有志習藏文，固甚佳事。」這也是他「二十年前之素志也。」他以爲「習藏文藏語，當以撰西番史爲職志。然欲任此役，非博通中國經史，非爛習英文與佛學，非排除一切塵氛俗見，決不能將事。」他說假令我「果能剔除萬難，勵志於此，則亦千古未有之感業也。喜何如之。」然後突然一轉，「僕弱冠以來，奔走南北，躬遭閔凶，十餘年來，輾轉避地，困於生計，以舌耕鋤口，終堅所成。惟以古今曆術一項，自謂有獨得之祕，非時賢所能企望也。惟欲以授人，而環顧週遭，竟無人可以任此役者耳。年來兩鬢鬢白，精力大非前比，倏忽就衰，可以日計。」他以爲習西藏文與佛典學，我「春秋鼎盛，大可從容將事。惟欲習曆術與經史、文章，恐僕淹謝之後，無人爲足下講解者矣。」

魯先生信中要我住在他家，至少三年。並且定下我作息的時間表，他說他一天讀書十二小時，我不能少於八小時。當時我剛結婚，和妻計議，準備暑假辭去書店工作，在東海附近找個初中教書，維持生計。妻仍留臺北工作，我去臺中。沒有想到正在籌劃之際，魯先生竟被東海解聘了。魯先生生性純真，常口不擇言，除了孔子和司馬遷之外，什麼人都罵。所以，他應聘東海之時，曾約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不在課堂罵人，保證人是屈萬里先生。沒有想到幾年後，他又犯了老毛病，引起系裡的公憤。這真是猴子還沒有爬上樹，樹就倒了。魯先生的絕學，我也無緣繼承了。

魯先生和歐陽先生，都是獨立特行的奇人，身負絕學，卻不願揚名於世，只是默默辛勤地工作著。我和他們都有緣，但卻無分傳他們的絕學，這也是魯先生常常感嘆的「我們有緣無分」。人的際遇是很難逆料的，有誰能想到只因看到一則廣告，申請來到香港，在農圃道的五樓，一窩六年。然後偶然因爲這塊山水，再度重來，不知不覺又是十四年，前後算起來竟二十年了。噫！真是段很長的時間，但卻一事無成江湖老了。

註：本文摘自《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嘉義之晨

走出站臺，十幾輛睡眼惺忪的三輪車，拉著十幾個睡眼惺忪的旅客呼嘯而去後，出口處祇剩一個茫然的我。轉過頭去，收票員已經清理好票根，正關上柵門準備離去。

抬起頭來，天上懸著半輪皎潔的明月，點綴著幾顆稀疏的碎星。除了精神堡壘旁，幾家通宵的露攤那串燦爛的燈光，在黑暗裡湊成一圈光亮，四周一片岑寂，車站大廈上的大電鐘剛爬過四點。

嘉義，我是熟悉的。四年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年紀，在這裡的每一條街、和每一條巷子裡悄悄流去。可是，現在卻是一個陌生的過客，匆匆的來又將匆匆的去。我漫無目的朝中山路緩緩走去，兩串守夜的街燈，一盞接一盞排向中央噴水池。在街燈背後是一排緊密相接、高低不齊朦朧的市招，市招下是扇扇緊閉冷漠的門。這條嘉義最繁華的大街，我不知走過多少次，祇有這次我才是獨自享有，懷著一份熟悉又落寞的心情，在街心踽踽而行，祇是不知何去何從，未晚先投宿的時間已過去，如今祇好雞鳴早看天了。

我站在中央噴水池的柵欄外，看著那串串的水柱升起後，擴散成許多水珠又跌落在池裡。我初來嘉義的時候，穿上剛買來的木屐，無聊地蹲在這池邊，看水珠跌落擴散，消磨了多少黃昏和夜晚。現在我又來了，水珠依舊跌落擴散，但跌落的永遠跌落了，擴散的永遠無法再聚回來了。

然後，我走到了嘉義醫院背後那條街，在路旁那座破舊的小樓前停下來。這裡是我的舊居，在朦朧裡還可以看到小樓蒼老的輪廓，木板圍牆裡那株老榕的枝椏更伸向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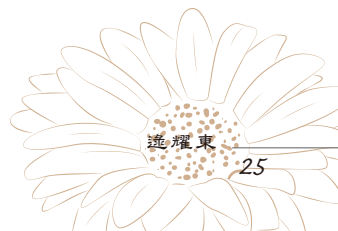
牆外了。二十多年的風雨，這小樓竟一點也沒有變。我順手拉一下老榕樹的垂鬚。又不自覺地摸摸自己的頭髮，二十多年的風霜，已使一個少年子弟江湖老了。我默默站在那裡，真希望看到小樓一角透出的燈光，想想那坐在燈下的我。

我從一條寂靜的街，轉到另一條沉默的巷，後來又轉回車站廣場。選了一個露攤坐下來，灶上的虱目魚粥正冒著熱氣，我要了一碗，又燙了一盤魷魚，來了一瓶啤酒。戴著西天一抹殘月，披著幾點晨星，在這個白天熙攘吵雜的廣場上，悠然開懷暢飲起來。漸漸地，天破曉了，遠處天邊鑲上一圈魚肚白，然後又滲出微紅，正忙著收碗筷的老闆娘轉過頭來，笑著對我說：「天光了。」

於是，我付了錢，沿著中山路向中山公園走去。公園就在我過去的學校旁邊，是我們放學後常去的地方。尤其是學校發成績單的日子，而成績單又點燃紅燈的時候，幾個同病相憐的同學就會在那山坡上躺上半天，沒有平時的嘯叫，祇是沉默的躺著，心裡卻盤算怎樣把成績單送回家蓋章。

走進早晨的公園，景色彷彿依舊，祇覺得比以前吵雜了些。早覺會的人在那裡鍛鍊身體，我走過那山坡的時候，看到一個身材微胖的中年婦人，正彎下身子做柔軟操，等她直起腰來，我覺得好像在那裡見過的。我突然記起那是Miss X。Miss X是當年我們給她起的名字。我們每天上學經過中山路的時候，都看到這個長髮披肩，長得很秀麗的小女孩，大概十五六歲，閒散地坐在她家門前，望著過往的行人。我們到學校升旗前，大家都會問一句：見到Miss X沒有？後來她結了婚，大家上學經過中山路的時候，再沒有看到她，心裡悵悵了好一陣子。沒有想到現在她也發福了。等我再回頭時，她正在和一個同伴說笑，我發現她竟鑲了滿嘴的銀牙。

穿過公園，我轉進椰林夾道的林業實驗所的植物園，這裡一直很幽靜的。我走下道路，在那濃密的樹林，踩著二十多年前同樣的樹上落下的枯葉，尋找那棵我曾用鉛筆刀刻劃的我「留級紀念」的樹。於是我面前又浮起





那個戴眼鏡、嘴角掛著一絲不屑的圓圓的臉，那是一個曾教過我數學的老師的臉。我記得我從臺北考了學校回去，在路上遇到他，他看到我青油油的光頭，迷惑地說：「怎麼你還沒有當兵？」那時高中畢業如果沒考上學校，就要去受三個月的軍訓。我說我在等發榜，他說「不必了，等也是白等。」後來我僥倖考上學校，又回到學校再遇到他，他問我：「你現在在哪裡？」我告訴他：「在臺北一個大學裡找到一個工友，負責清理學校的草地。」他說：「這種工作對你很適合，能找到已經很不容易了。」我終於找到了那棵樹，刻在樹上的字跡已經不在，祇留一圈斑疤。我記得我曾經在這棵樹下哭過的。

看著透過林蔭的朝陽，我想，我該回到學校去看看。離開了那裡二十多年了，我還沒有回去過山仔頂。我隨著推著腳踏車爬坡的同學，一齊擠進了校門，卻被看門的校工攔住了。我告訴他，我是這個學校二十多年前畢業的老學生，今天路過這裡，特別回來看看。他很不情願的放我進去，我悄悄地在學校裡轉了一個圈；想找那個殘破的游泳池。現在已經改建成教室了。在我留級的那段日子，在學校還是逞「英雄」的，過去不唸書而留級，現在留了級還是不唸書。不過，放學後乘人不注意的時候，就鑽進鐵絲網躲到這裡來讀書，在暮色蒼茫中時才回家，有大半年的時光，這裡成了我逃避的小天地，鑽進鐵絲網以後，就不會看到那些白眼跟憐憫的目光。

走出校門，耀眼的陽光迎著我，這真是個難得的晴朗天氣。我想，現在東門市場胖老闆的肉羹該上市了。我該到那裡看看這位老朋友，喝他一碗香菇肉羹和土魷魚羹。現在正是土魷魚上市的季節。也許他已經不認得我這個兩鬢已斑的小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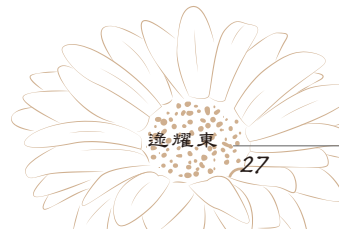
註：本文摘自《那年初一》，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趕 考

當初我爲什麼會選讀歷史，說起來也是很偶然的。

高中我讀嘉義中學，大概在高二上學期，成績單發下來，祇有歷史考得最好。考得最好也祇有七十來分，其他的都是六十幾分，另外還有兩科掛紅的。拿到成績單心情非常沉重，真不知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拿回去請父親驗明蓋章。於是，和幾個平時要好，如今又同病相憐的同學，騎車到了中山公園，躺在草地上，白眼翻藍天。突然，我一躍而起，自我解嘲地說：「我的歷史考得最好，他媽的，將來唸歷史好了。」

「將來唸歷史？！」談何容易，高中能否混畢業都是問題，誰知大學的門開向那裡？說這句大話，不知天高地厚。後來，好不容易勉強升上了高三，魯實先生教我國文，有次發作文本子，他對我說，我可以唸歷史。因爲唸歷史進可以攻哲學，退可以守文學。當時他正在爲我們講劉知幾的《史通》自序，劉知幾出於彭城，彭城是我的故里。過去，我祇知道我們那裡除了出皇帝和綠林外，還不知道竟出了個史學家。經他一說，我飄飄然，頗有「小子何敢讓也」的感覺。這些年來，我做《三國志》裴松之注和魏晉史學，多少和劉知幾有關。因爲我認爲劉知幾的史學批評在形式上出於《文心雕龍》，在實質上卻出於《三國志》裴注，而劉知幾對於中國的史學批評，又以魏晉史學爲版型。如果不以魏晉史學爲基礎，就無法真正了解劉知幾。不過，這些都是後話。





後來，不出大家所意料，在畢業的時候，我終於留了級。在留級的那年，我表面上仍然像條漢子，滿不在乎，私底下卻頗「知恥近乎勇」。暗暗地三更燈火五更雞的讀了幾個月的書。我說暗暗地，就是連父母親也不知道，等他們睡了，偷偷爬起來，一面吸老樂園，一面「背」大代數。很勉強地，我這次真的畢業了，畢了業不論怎樣，在形式上總得考大學的。雖然，我對考大學絕無把握更無信心。不過，那時考大學都去臺北，一個久居南部的孩子，能利用這個機會到臺北一遊總是好的。臺北，三十八年五月，從基隆上岸後，在南昌街的屋簷下露一宿。後來，又因為犯了思想案子，被刑警先生押解去臺北，就直接進了號子，始終還未識真面目，這次當然不能放過。

那時還沒有聯考，青年人立志，也不必填寫上百個志願，祇有一校一個志願。不過，我當時的志願並不是想唸歷史，而是新聞。但政大尚未復校，大學還沒有新聞系。於是，請教大哥以後，我報考了「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這一系。其實報考那一系都一樣，祇是爲了到臺北走一遭。

稟告父親早去臺北可以認識環境，安心作最後的準備。於是我就帶了一本四弟五年級的大全科，其中有不少歷史的人名和朝代的歷史事件的年代，和一張中國地圖，其上有紅藍鉛筆劃的記號，一本高級實驗英文法，另外幾件換洗的褲褂，一起裝在個帆布包裡，就這樣我去趕考了。

那時的臺北雖不似今日繁華，但比以中央噴水爲基點的嘉義熱鬧多了。晚上住在父親朋友家裡，白天就出去逛，到吃飯的時候，就去師範學院（師大前身）的餐廳，同學多打份「白飯」，買點小菜就解決了。那時師範學院的學生吃的公費米，很多窮同學都在哪裡吃「白飯」。在考前的一段日子，我的確逛了不少地方，植物園、動物園、

碧潭、電影街——當時我還不知道「西門町」這個名字。不過，新公園博物館大門的臺階卻是常坐的地方，坐在那裡可以一直看到火車站大門，街上的人來人往。有時買根枝仔冰吃罷，找個沒有太陽的柱子，躺在廊下午睡，薰風徐來，蟬詠繞耳，端的是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了。我著實過了一段很美好的鄉下人進城的日子。

臨考的那天，一早起身走出門，在街上轉了幾圈，竟不知坐那路車上考場。這幾天不該去的地方都去了，就是忘了到考場看座位。後來看到一群和我年紀上下，身穿白襯衫的擠一輛公車，我也跟著擠上去了。他們下車，我也跟著下車，竟然找到我的考場所在地——成功中學。我的考場在操場後面的一排房子裡，我的座位近窗邊。當年的考場不像如今聯考那麼警衛森嚴，考某一系都在一個考場，後面那排教室好像都是考歷史系的。主考的先生胖胖的戴了付眼鏡，坐在講臺上輕輕搖著扇子，狀至悠閒。一會工人送汽水，送冷毛巾，不似我們後來參加聯考監試，好像上戰場，考前十五分鐘就進入考場，把所有的門窗緊閉，開始發卷，如在火爐中。等鈴聲一響，考生進入考場，坐定後，又一個個相面，以防假冒，考試中不斷來回穿梭，似防小偷。考試臨終前五分鐘又將門窗緊閉，怕卷子從窗子飄然而去，考生起立，一張張收卷，一張張點數撕密封籤，然後清理戰場，準備考生們再進下一場戰鬥。偶爾在考試中走出教室在走廊裡透口氣，坐在樓下遠處監視的送考家長，就會通知警衛上樓來請我們進入教室，不要在那裡晃來晃去，以免沒有盡到監考的責任。因此，每輪到我監聯考，我就羨慕當年監我考試的那位先生。後來上了二年級，選了西洋近代史，才知道當日我的監考官竟是大名鼎鼎的張貴永教授。

監考的先生悠閒，我的心情也不緊張。因為，我本沒有抱必取的信心，當然，也不會患得患失，會答的就答，不會答的祇有隨它去了。因為這不是學校考試，不會的時候，想點「其他」的辦法補救。而且左鄰右舍都是陌路





人，更無法請求他們友善的援助。因此，每科考試我都有很多的時間，觀察其他考生的動態，尤其考數學的那一堂，我有更多時間，因為除了一題行列式，其他的都不會做。一百分鐘的時間做這一個題目，當然有很多的時間東張西望。好不容易等到下課，在交卷的時候，前面的那位考生卷子一飄，我發現他的那題行列式的答案是零，再看自己的答案卻是三，我毫不考慮地毅然將答案也改爲了零。後來交卷出來，有人買了試題解答，我在旁一瞄，答案竟是三，結果我的數學就考了個我後來改的那個分數。

休息時間，大家都在互相討論得失，我是從南部來的，我讀的那個學校多是考理工和醫科的，在這個考場上祇有我一人，就感到勢單力孤了。祇有在一旁分享他們的歡樂和失悔，彷彿我是這場考戰的局外人。有位仁兄注意到我，問道：「考得怎麼樣？」「不怎麼樣。」我笑笑說「那麼，你呢？」「題目簡單得很，別的不好算，單數學一科就有九十分。」說著說著他得意地笑了起來，我望著他一臉得意的笑，又望望廊外當空的驕陽，這真是一個烤人的熱天。不過，我進了學校始終沒有看見那張得意的笑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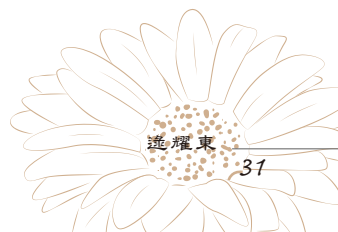
終於到了尾聲，最後一堂考三民主義。當時，三民主義是一門新課，我上高一的時候沒有增這門課，因為留了一級，剛好趕上。自己沒上過這門課，也沒有教科書，所以看的是原書。也許那時程度太淺，讀了也不甚了了。好在初次增考這一科，題目祇是幾十道是非題，會與不會，不出十五分鐘就劃完了。題目劃完之後，我已有了上次的經驗，再不東張西望了。祇是望著窗外一地樹蔭在搖晃著，晃著晃著我便伏案入睡了。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手指敲叩我課桌的篤篤聲驚醒，我猛抬頭，看見監考先生正站在我桌旁，他那鏡片後的眼睛，正注視著我流

在試卷上的口水，同時我也發現有些考生正在注視著我。我於是匆匆套了鋼筆，將卷子交給監考的先生，低著頭匆匆走出教室。身後似乎飄著一陣低低的竊笑聲。我想這次大概睡得很熟，呼聲也很高。

就這樣我結束了十天的臺北之旅，又回到家裡。大家關心地問我考得怎麼樣，我祇是無可奈何的笑笑，到放榜的前一天夜裡，鄰人來我家，告訴我，剛剛在收音機裡好像聽到我的名字，我不信，第二天一早，我跑到火車站買剛從臺南運來的《中華日報》，報上有我的名字，卻沒有我的姓，我還是不信……

沒有想到我竟這樣邁出了我的第一步，而又僥倖地走上這條歷史學徒的路。這是一條漫長寂寞的路。如今我還在這條路上繼續地走著，每當我跨出一步時，我都想，這還是我的第一步。

註：本文摘自《那年初一》，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楊顯榮 簡介

筆名落蒂，1944年生。1960年嘉中初中部畢業，高雄師範學院英文系畢業，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結業，中學英文教師退休。現任中國文藝協會理事，中華民國新詩學會常務理事，《創世紀》詩社社長。著有《煙雲》、《春之彌陀寺：落蒂詩集》、《追火車的甘蔗囡仔》等書。

夕陽 落蒂

漁夫趕忙撒網

企圖撈起

正要跳海的落日

卻

只看到一陣黑煙

破空而去

（摘自《一朵潔白的山茶花》）

夕陽

落蒂

漁夫趕忙撒網

企圖撈起

正要跳海的落日

卻

只看到一陣黑煙

破空而去

——摘自《一朵潔白的山茶花》



一朵潔白的山茶花

一朵潔白的山茶花
開在
山邊小溪旁
靜靜
吐露芬芳

一朵潔白的山茶花
不知時間正在悄悄挪移
只有幽幽表露
心情
對著月光

一朵潔白的山茶花
動也不動
仍然默立岸邊
對著潺潺溪流
側耳傾聽

一朵潔白的山茶花
不知道那潺潺的溪水
是椎心的痛
竟讓他孤獨奔流入海
滿腦子是那忘不了的白

一朵潔白的山茶花
不是只有對你無情
她靜靜開在那裡
只是開在那裡
單純的開在那裡

——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2008年7月4日，選入《二〇〇八臺灣詩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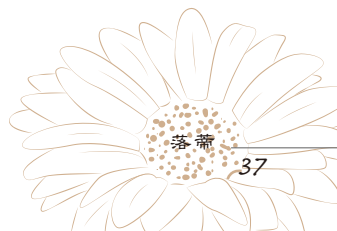
一隻翠鳥

一隻翠鳥
在窗外歌唱
我把窗戶打開
窗外
一片寂寂

一隻翠鳥
在空中歌唱
我望向天空
空中
一片漠漠

一隻翠鳥
在夢中歌唱
我把頭埋入被中
埋入
更深的夢中

——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2008年7月18日。入選新版九歌版《新詩三百首》





最後的星光

忽然
歌聲停止，水聲悠揚
我們默然對坐
最後的一點星光
靜靜 垂落水面
我們猛然驚覺
火浴竟是一世的疼痛

竟是終生的淒然
小路彎進薄薄的暮色
彎進永無休止的黑漆
我們緩緩站起
併肩走下去

單調的步伐 零亂的腳印
在荊棘中
在原始林裡
我們走著

如兩旁黑暗的靜默

我們走著
越來越細的水聲

我們走著
越來越弱的星光

——選入《百家詩選》《風燈詩刊》

命運

命運往往
不是按著節拍
來的
它有時是
頓
有時是
一連串滑音

——《聯合報》聯合副刊2012年7月30日。選入《2012臺灣詩選》

飛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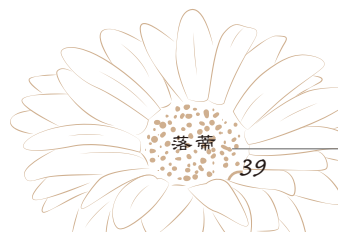
在我心中盤旋
日夜不停困擾我的
那飛盤
在我都不理它時
不知什麼時候
已經飛入
蒼穹

——《聯合報》聯合副刊2012年7月30日，選入《2012臺灣詩選》

回望

從現代回望古代
一眼望穿的河谷
人類腳印落處
一顆顆錯落的鵝卵石
散置在涓涓的細流中

——刊於2012年3月1日《聯合副刊》



陳列



陳瑞麟 簡介

筆名陳列，1946年生。1963年嘉中高中部畢業，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教中學，後因政治事件入獄四年八個月。曾任民進黨花蓮縣黨部主委和國大代表。曾獲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第一屆聯合報文學大獎、臺灣文學金典獎。著有《躊躇之歌》、《地上歲月》、《永遠的山》等書。

重回玉山 陳列

這些毗連起伏的山林，一起聳立出一個龐大堅定、彷彿無邊無際的結構，如之不動，氣勢渾然。這其中，自有磅礴凝重的威儀，但又常顯得含蓄幽微，似空若無；在靜動之間，在重輕之間，天光山色中，一方面隱隱然綿綿下地，透露出無限的宏深寂靜，一方面又好像永遠有一泓澎湃的音樂在自由流動，旋律貫穿湧迴在這個高山原野世界裡，呈示著宇宙大地的神奇，時間的秘奧。或者，好像有一個神靈，在其中，緩々呼吸。

痛目人間·印象

重回玉山

陳列

這些毗連起伏的山林，一起聳立出一個龐大堅定、彷彿無邊無際的結構，如如不動，氣勢渾然。這其中，自有磅礴凝重的威儀，但又常顯得含蓄幽微，似空若無；在靜動之間，在重輕之間，天光山色中，一方面隱隱然綿綿不絕地透露出無限的宏深寂靜，一方面又好像永遠有一泓澎湃的音樂在自由流動，旋律貫穿湧迴在這個高山原始世界裡，呈示著宇宙大地的神奇，時間的秘密。或者，好像有一個神靈，在其中，緩緩呼吸。

摘自《人間·印象》



一時佛在

我從公路旁高大的山門下走進去。十餘米寬的石板路直直往上升。寺院的建築在遠處，在兩段階梯之後的上方，此時只露出上半部，倚襯在草木密綠的小山邊。一些白雲閒閒無事，浮在山上的藍天裡。

只有我一個人走在路上走。許多烏頭翁的叫聲在兩旁木麻黃與樟樹林內，聲音啾啾響亮，忽遠忽近，不停地應和，其間只有少數三四隻已過繁殖期的五色鳥，偶而從不同角落的某處，不急不徐地發出數個單音，好像在為大家穩住拍子。

陽光微熱。我慢慢走過第一段台階。一隻白鵲鴿碎步快走在路旁一小排孤挺花附近，每隔幾秒鐘就停下來瞧我一眼。但是等我稍微靠過去時，它立刻就跑遠了，隱入樹蔭下石凳後方的矮灌叢裡。我隱約聽見蔭影間水聲潺潺，參在此起彼落的鳥聲中。我也開始隱約聞到了桂花的香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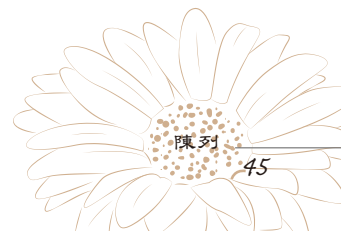
繼續走完第二段台階之後，我終於到了大殿前。寺院的規模看來並不很大：一座大殿和左右側兩排屋子。一位出家人走出廂房，微笑合掌向我問訊，阿彌陀佛。我同樣答禮，然後脫了鞋子，走入殿內去。

殿內高廣明亮，檀香輕輕燃，煙氣似有似無地飄浮。三尊金色的佛像並坐。牆壁也是金黃的色系，還淺淺地畫

了一些飛天祥雲。花崗石地板淡米黃色，很光滑。兩旁近壁處各有四幅經幢從高處垂下，八種顏色，上面都繡了一樣的梵文經咒。一種既輕又重、虛實交錯的氣氛。我在其間慢步繞行，後來就坐下，面對著佛。

然後，忽然間，我看見一隻小白蝶不知道從哪裡飛出來，出現在我的右前方，約僅三尺之遙，幾乎貼著光滑的地面，好像就是從那地面飛出來的，翅膀輕輕煽動，慢慢飛，無聲無息，慢慢上升，緩緩轉彎，飛過兩幅經幢之間，隨即又彎回來，越飛越高，飛過釋迦如來盤坐的膝前、身軀、臉部，然後從祂的耳朵旁邊消失了。真的就這樣，也是忽然間，一下子就消失了。我確定這不是我的幻覺。是真的，一個小小的生命，粉粉的白色，在這個清澄寂靜的佛殿內出現，悠然飛翔，柔軟，輕盈，很歡喜自在的樣子，然後又消失了。

我走出殿外之後，四處散步了一圈。鳥聲仍然不絕。廂房二樓後側的棚架下，靜靜地掛滿了晾曬的袈裟，灰色的，褐色的，白色的。樓下水槽邊幾叢蕨葉長得很好。兩位女尼倚著欄杆，笑笑說話，一個說，「我今天的花生是不是炒得很好？你說？」一個說，「是啊！很好很好。」





野地神父

我開了近一個小時的車，然後彎過一座窄橋循著鄉道進入部落到達喪禮的場地時，告別式已經開始了。臨時的遮棚搭在路旁矮坡坎上的戶外小空地裡。大約二三十個人坐在棚下的塑膠椅子上，一起面對著一位外國神父，安安靜靜聽他講話。我在後頭要找個位子坐下來時，才忽然意識到，神父講的話，竟然，用的主要都是當地的原住民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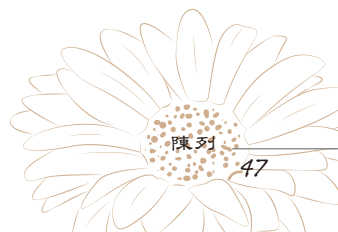
頗為訝異地，甚至帶著些驚喜的心情，我一直望著他，看到他時而低頭時而兩眼輕輕移動看著在座的人們或偶而定定地凝視遠方。四月早晨的陽光，經由膠布遮棚的過濾之後，輕輕地均勻落在他的臉龐和白色長袍上。他站立著的身影直挺挺的，背後是稍微下斜的多處狀似廢耕中的墾植地和其間錯落分布的一些低矮房舍。小山丘橫臥起伏在更遠處。一些浮雲也在他背後的藍天裡。沿著空地邊緣種植的一排茂盛綻開的孤挺花，或白或紅的兩種顏色，燦爛地點綴在他身旁。

神父說的話，可能包括讀經、祈禱、詠唱吧，使用的這裡的原住民語言，我完全聽不懂。但是從當中夾雜的一些普通話裡，我可以聽到天主、塵世、重聚、希望、相通、安慰之類的字眼，也約略推測他談到了死亡不能使我們分離或挫折的事。無非就是這一類的道理。他說話的

語氣也顯得緩慢平淡，沒什麼很大的揚抑波動。然而逐漸地我好像被他的話帶著走，覺得他那微微帶著異國口音的腔調，以及其中明顯跳躍著的一些他認真想要去發得準確的捲舌母音，整個的就像一首緩慢抒情的樂曲，音符乾淨卻又圓潤，而那旋律，時而反覆如賦格，彷彿來自遙遠的帶著濕意的曠野，然後飄洋過海，來到這個僻遠寂寥的山間小村子裡，在這個微冷的早晨，和晨光一起過濾之後，在我們這群相聚的人們當中，和我們相伴，像海浪一波接著一波，安靜地洗著我們的身體。

我看到他高高的額頭上細細的汗珠在他低首抬頭之間閃爍著小小的亮光。

而我那一位喪父的原住民年輕朋友，這時坐在最前面的位子，也是時而低首時而抬頭看著神父。我從斜側面看過去，他的臉上似乎見不到我記憶裡的那種常喜歡自我調侃的嬉謔表情，但也好像沒顯出特別的哀傷，只有類似於某種野地裡的小動物有點迷惘地守候著一場大風雨的來臨和結束時的神色。





等待

一大早，初夏清晨的陽光就覆滿了小教堂正面斑駁的粉白色外牆。他往內推開大門時，光和他的影子立即投映在中央的走道上，長長扁扁的，幾乎伸至佈道的矮桌下。他走過光和自己的身影，在桌前曲膝低身，對著剪貼在暗紅布幔上的金色紙十字比劃了幾個手勢。他起立時，看到一大朵白瓣黃心的三角形仙人掌花，正鑲嵌在屋側一面破碎多時卻仍未換裝的玻璃窗外，在濕黑的岩壁與暗綠莖蔓間，像承受曦日的漏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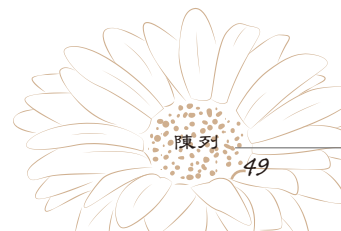
未受光的室內部分，反而更幽暗了。左右各四排的咖啡紅木條椅，靜悄悄；上方屋頂下牽掛著的去年底的紙彩帶和彩球，一動不動。早已壞了的風琴在牆角，旁邊的牆上是寫著數個月來捐款者姓名與金額的一張褪了色的紅紙。

他對這些佈置環視了一會兒，然後又通過光帶，走到外面去。

作禮拜的時間還沒到。他站在草地外緣一排花朵初謝的孤挺花前，瀏覽崖下耀眼的湛藍大海。白雲正在極遠處的海平線上茂盛綻放，團團簇擁著，也成一排。而在海的這一邊，從崖側斜彎下去的整個坡地，看來卻是乾燥的。一些屋子散置在岩石、草木和零碎的耕地間，望似久

經風雨的廢紙屑。他知道，這些都是信眾們的住家。他奉派每週到這裡兼職一次，當他們的傳道人。一個月過去了，此時他卻覺得，在豐美的大海前，他的教區是貧乏的，想到世上生命現象的駁雜。他並且為教徒的少而苦惱。

但他仍得為今天的講道作準備。他望著大海，一邊思索講道文。他想到了羅馬書八22-27：「因為我們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嘆息，同受產痛……原來我們得救是在於希望……必須堅忍等待。」



李弦



李豐楙 簡介

筆名李弦，1947年生。1965年嘉中高中部畢業，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曾擔任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時報文學敘事詩獎。著有詩集《大地之歌》、《下午，寂寞的空廊》、散文集《蝶翼》等書。

小鎮

一九七一年十月登山路經平溪有作

李弦

斷續的雨
飄過小街

「打從另一城鎮我們來了」

一簇古老的紅磚瓦房正對着晚霞微細

街道很短

碎石路走完，然後——

鎮北一條新鋪柏油的小街」

小鎮繁榮過，以前——

運煤小火車拖着鳴鳴

油溼溼的鐵皮車廂滑出山澗

滑入山莊

靜默地與鄉民抑或過客，彷彿——

努力諦聽不斷飄落候車室的黑暗

在風雨刺殺的精髓輕輕迴響

我們離開時，還是微雨

小鎮的街道不平黑了

（摘自《大地之歌》）

小鎮

——一九七一年十月登山路經平溪自作

李弦

斷續的雨

飄過小街

打從另一城鎮我們來了

一簇古老的紅磚瓦房正對著晚霞斑斕

街道很短

碎石路走完，然後——

鎮北一條新鋪柏油的小街

「小鎮繁榮過，以前：」

運煤小火車拖著嗚嗚

油溼溼的鐵皮車廂滑出山洞

滑入小站

靜默的是鄉民抑或過客，彷彿

努力諦聽不斷飄落候車室的黑暗

在風雨剝駁的牆壁輕輕迴響

我們離開時，還是微雨

小鎮的街道早早黑了

（摘自《大地之歌》）



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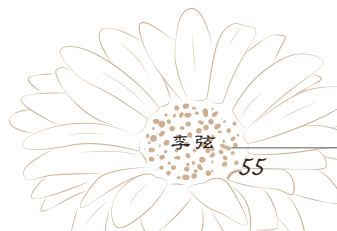
從窗臺躍下，某種絲絲縷縷的亮光
數盆盆栽就如此自在地
淺酌著檻外的秋陽
午後慵懶的身姿
施施然在鏡中伸展
忽然 鏡面輕微地悸動
翩翩的
飛出
一隻蛺蝶
振翼的美感 或滑昇或繞圈
在空曠的視界裏幻化
某種姿態、某種與飄飄有關的感覺
春日昇騰的彩畫
還有囚禁了整個寒冬的花園
在身前身後不停地開花
而現在 眾多的花都已飄落
翩躚的蛺蝶 遽遽然
醒覺 所有的風景
輕淡一如黃昏的藍煙
在悲涼裏焚燒後，昇入
金黃而豐饒的秋空。

——一九七三年（噴泉十一）

曇花

推開如此密密裏裏的夜
一朵曇花甦醒過來
剎那間 萬籟靜息在中止流轉的時空
裡
展視玉石的肌理
在疏影橫斜的園子裡
舒展著筋絡與愉悅
輕而又輕 淡而又淡的悸動
花瓣依次
開
放
招展的姿態步入昏黃的月光中
舞袖成風 暗香浮動
一若鏡中之象
舒伸的一隻手
燃燄於傳說中的鏡宮
幻化千盞萬盞
盞盞閃現一卓絕而美好的姿態
當另一隻手悄然伸出
拂拭鏡中
世界又轉入週而復始的輪迴裡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大地之歌 (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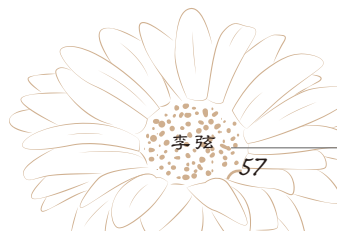
季節一到就開始訴說一些朽與不朽的
故事 從酒香開始
秋季明澈如水的下午
空氣中突然蓬勃爆發
植物的香醇
葡萄、柚子以及時新的果實等等
暗香浮動
滿園滿巷的結果庚庚長垂
繁榮的菊花也攀過
矮矮的石牆
（收穫的日子 鴿子繞鄉公所突兀的新廈飛
鴿子飛牠自己的
這樣，鄉鎮就次第黃昏了）
霜降之前 採摘的工作積極進行
年年歲歲重複做的同一件事
祖先做過我們做兒孫做
割稻機的聲音也在南也在北
鐵牛撲撲的村道
還是一樣走過又走的路
遠方的農場
收割的瓜果還是曝曬同一色澤的陽光
向晚的空氣中 我們深深呼吸著
新割稻草好聞的氣味

吾街吾巷

一集

一

日日 太陽昇躍在城市的上空
瞰視喧赫著車隊的吾街吾巷
百年前走過明時馬清時轎的
官道 在盛夏新澆柏油的氣味中
駐馬停轎的故事漸次淪為一則則典故
七月流火
隔著不斷升騰風煙的大氣迢迢遙遙地張望
方圓十里百里的盆地
一湖一湖沼澤圍成一池一池荷塘
一池一池荷塘長成一窩一窩瓦厝
一窩一窩瓦厝坐成一排一排樓房
世世代代的輿圖，就在
子子孫孫的手中鋪展為一卷全新的藍圖
在祖先卸過鞍繫過馬的地方
吾們停車坐著
十線大道上一座舊城樓悲淒向著日晚
黯然的城門下了鏈鎖，面對
日漸密集的層樓上滿天飄飛的煙塵與落霞
起伏的市聲絡繹傳來
聽得出二十世紀重重捶擊的鼓響啊——
廣場上 吾們茫然仰首
目睹自己被時間安排了歷史
勒刻上碑石……





廖正

張忠進 簡介

筆名雨弦，1949年生。1964年嘉中補校初中部畢業，高雄師大文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副館長。曾獲高雄市文藝獎新詩首獎、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兩岸詩會桂冠詩人獎、國際桂冠詩人協會獎等國內外獎項。著有《夫妻樹》、《母親的手》、《生命的窗口》、《愛情限時批》等書。

擺渡者 一頁

一枝樁，一張筏
就是你的一生麼

樁是沒有根的樹

筏是沒有根的草
你的根在哪裏

渡過了你，又渡過了誰
誰來渡你

黃昏了
你的家呢

摘自《母親的手》

擺渡者

雨弦

一枝橈，一張筏
就是你的一生麼

橈是沒有根的樹
筏是沒有根的萍
你的根在哪裏

渡過了他，又渡過了我
誰來渡你

黃昏了
你的家呢

摘自《母親的手》



疾——給母親的詩

總是五月才想起
在故鄉的你
想起自己
那些成長的歲月
你總是以青春的針線
細細的編織著
我們的幸福

總是五月才想起
你枯樹的容顏
積雪的鬢髮
和空虛的心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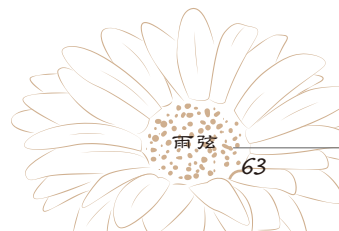
總是五月才想起
你
是我的
母親

盆景的話

小時候
就離鄉背井
來到這有土無地的
院落
仰不見天，俯不及地
總是常被人修剪
且時扭曲成
他們所喜歡的
一種樣子

沒有深植的根
吮水之后
即暗自落淚……

故鄉呵
你在哪裏？





一條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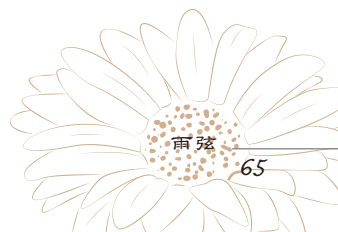
我是
一條小河
穿著
白上衣的
鄉村
黑褲子的
都市
望著
望著綠草裙的山
發愣——

孤 松

一株孤松
一把抓住絕崖
唱歌給空谷聽

山水和著
撫松而盤桓的淵明和著
我和著

一株孤松
一把抓住整個宇宙
唱歌給自己聽





魚 語

之一

給我水，給我水吧

在極平凡卻暗藏玄機的
菜市場的角落
有誰？誰能聽到
我最末最微弱的
呼聲

之二

那會是
外婆家屋簷下的魚乾串嗎？

童年已逝，海已遠
掛在眼前的
是被風過、曝過
僵化了的
自己

忽聞背後
有貓的叫聲傳來

骷
髏
頭

卸下一生的面具
什麼都不必看
什麼都不必聽
什麼都不必說
什麼都不必想

卸下一生的面具
什麼都可以看
什麼都可以聽
什麼都可以說
什麼都可以想

卸下一生的面具
你終於做你自己



宋元耀

曾元耀 簡介

1950年生。1965年嘉中初中部畢業，1966年嘉中高一肄業。1983年中山醫學大學畢業，精神科醫師。現任信元內科精神科聯合診所副院長，喜菡文學網顧問版主。曾獲林榮三、鍾肇政、新北市、臺南市等數十項文學獎項。著有詩集《等待女人》、《寫給邊境的情書》等書。

在阿里山的雲端漫步 曾元耀

在不歇止的城市漂流中

燥熱的天氣啓動旅行

就讓大象留在電腦

鯨魚留在辦公室

我將從喧鬧的日子出走

以雲端為邊境，夢中飛行

尋找歲月中遺失的香格里拉

一路雲上去，天空有管不住的酒窩

再更上面的額眉，有陽光穿越

櫻花循著唐朝的那一條河

那一條小徑

拂拭旅人披肩的百年孤寂

摘自《寫給邊境的情書》

在阿里山的雲端漫步

曾元耀

在不歇止的城市漂流中
燥熱的天氣啟動旅行
就讓大象留在電腦
鯨魚留在辦公室
我將從喧鬧的日子出走
以雲端為邊境，夢中飛行
尋找歲月中遺失的香格里拉
一路雲上去，天空有管不著的酒窩
再更上面的額眉，有陽光穿越
櫻花循著唐朝的那一條河
那一條小徑
拂拭旅人披肩的百年孤寂

摘自《寫給邊境的情書》



阿嬤的手諭

阿嬤將勤奮的手諭
以柿的顏色押在長長的日子
成爲一掌掌客家傳承
當陽光鋪滿大地，新埔開始柿染

以時間的強度擠壓身形
剝下層層青澀外套
澄黃的柿子皮放進大鍋，聆聽灶台的交代
只有它知道柴火說了什麼

客家的堅忍滲入阿嬤的掌節
依序綁好布的花紋
反覆絞緊生活的困頓
形成一種勤儉的印記
在布匹的身世中固結耐勞、沉穩的紋理

走向鳳山溪水岸，阿嬤緩緩搓洗
讓山水色澤藏入絲棉的隙痕
將日子的晦澀以歲月的明智洗清

藉著九降風拉開身段
陽光緩緩雕琢，慢慢安頓柿子染的顏色
從低調的褐黃直至質樸的灰黑
一匹布就恪守在客家的色調
長是儉樸、寬是硬頸

(2016漂母杯新詩首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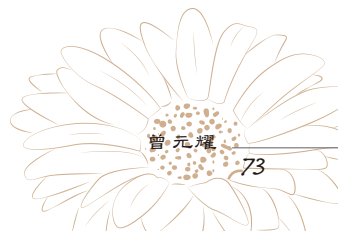
飛魚的故事

春天的陽光不斷曬著
彭佳嶼的銅藻與它上面
那些熟睡的小魚卵
慢慢地把雞籠的雨季曬乾
也把小小飛魚的翅膀
曬硬了

聽說飛魚的學校
在遙遠的南方
在黑潮經過的蘭嶼
等小魚兒會飛的時候
它們就要回去學習
如何辨別風向，避開颱風
如何聆聽黑潮的聲音
適時剪開海面
躲避鬼頭刀魚的追殺

於是我們選好一個乾淨的夜晚
把床鋪好，把夢墊得高高
等待飛魚來穿越
來說它們驚險的海上生活

(2017基隆海洋文學獎)





請問南投陶

聽說你曾舉起玉山之重
用掌紋不停磨練黏土的氣質
聽說你曾以奇萊的雄姿練習呼息
用千度的烈火鍛鍊靈魂
聽說你曾讓大甲溪甘甜的水溫潤三顯堂的茶香
請問南投陶，你的茶可以讓我續杯嗎？

(2018南投地誌詩首獎)

讓

把田埂讓給草
把草讓給路過的鴨鵝
我們開始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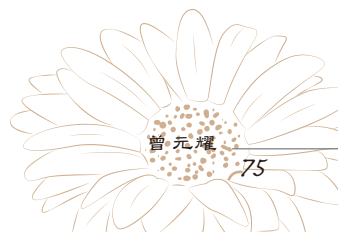
把田讓給樹
把樹讓給毛毛蟲
把毛毛蟲讓給蝴蝶
把蝴蝶讓給曠野

我們繼續後退
把土地讓給蚯蚓
把蚯蚓讓給鳥雀
把鳥雀讓給天空

我們退無可退
只好把鳳梨讓給田鼠
把田鼠讓給石虎
石虎走過里山
又把仁慈讓給佛門

小沙彌進入佛門
輕輕敲了一聲木魚
地球震了一下
開始安詳

(2018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禪詩獎)



艾
廉



洪源隆 簡介

筆名艾廉、英箴，1950年生，2008年卒。1968年嘉中高中部畢業，淡江大學畢業。作品以詩和散文為主，對新詩著墨尤多，其創作豐盛期為高中至大學畢業後十年間，作品頗受詩人痲弦賞識，曾獲第五屆全省巡迴文藝營創作獎。《月杪書》、《子夜歌》組詩等為代表作。

這悲哀是沒人提起的

艾蕪

子夜歌第二十五首

這花瓶的悲哀也是沒人提起的

灰色琴韻的調戲

祇限於漩渦形的哀怨

適當的肚量祇為容下

那幾株晚香玉

一到晚上，才將濕潤的真潔流傳

像檀香那樣流傳

說從前有一良家子……流蕩

請閉上眼睛

因為這花瓶的悲哀是沒人提起的

(六十二年十月)

這悲哀是沒人提起的

艾廉

——子夜歌第二十五首

這花瓶的悲哀也是沒人提起的

灰色琴韻的調戲

祇限於漩渦形的哀怨

適當的肚量祇為容下

那幾株晚香玉

一到晚上，才將濕潤的貞潔流傳

像檀香那樣流傳

說從前有一良家子……流落……

請閉上眼睛

因為這花瓶的悲哀是沒人提起的

（六十一年十一月）



第一首：故事——五十八、八、五

肯爲我講一則故事嗎
即使是簡短的一個字韻
但必須深深地蘊涵着感情
因爲我，此刻，易於接受這些

最好懂得感情，即使是扭曲的
但必須蘊涵着感情
我願將理智交由它去處理
去支配，直到瞑目，瞑目以後

不管情節如何，但必須蘊涵
最好是拿妳當比喻
我是需要，妳最明瞭，感情
哪怕那感情已變形

祇要我在比喻裏是一個小角色
祇要我滿足，我是易於滿足的
肯爲我講一則故事嗎？

（摘自《月杪書》）

水夕陽
——
給
人
·
記
·

在這麼美的水夕陽下
實在寫不出甚麼名堂
風兀自吹，蟬嘶像一大團
理都理不清的金絲，滿天飛繞
繞著繞著，一整個夏天就這麼揮霍掉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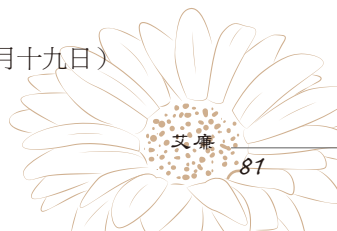
楊柳依依原就有送別的意思
可是一大片狗尾草好像沒事一樣
夾纏著七嘴八舌的野草
一路靜靜地吵到天邊去

好像馬上要遠到天邊去的人，它們不怎麼認識
好像剛放學的小學童
它們可以不懂事，可以大聲叫喊
任你淡江瀟瀟寒在雨裏霧裏
任你弱水三千，它們仍願是無情草木

這麼美的水夕陽，在汀洲沙渚邊鑲金
十年前的紅樹羣祇那麼一小塊
現在都芊芊了一片，多少了魚蝦與舊夢
一旦那相倚相念的白鷗放洋去了
偶而那紅樹低語，偶而那水紋輕痕
彷彿再也沒有人來幫着記載

那時候大家拼命製造悲歡離合
拼命記載着誰的無情有情
而祇要傾盆一場大雨
一切都可以用淚水
一筆勾銷

(六十八年八月十九日)





盛夏

盛夏 說：
我要忘記
蓮花在池塘裏
枝枝冷豔孤舉
媿婉開放
是如何地痛苦恣意
說：祇要蟬鳴
有那麼一小葉油綠綠
就可以任意調配下一季
愛多濃就有多濃的夏意

哪些該記取，哪些
該移去，又有哪些
兩者皆不屬於
是盛夏離你而去
是漸飲漸冷漸盡的
一壺碧螺春
甘盡苦來的
是淡如水的茶渣
誰也不想再沖泡一遍

誰也不想忘記蓮容
忘記蟬語，忘記
除了回憶
甚麼也不許
剩下

（七十二年間）

調寄一九七三滬尾

秋風還淹留在天末
江波心 急弦疾駛的小舟都不見了

而原隰雜草仍然依照寫好的程式快速繁殖
(找得到甜蜜煩人的Bug吧)

絲質炊烟苦苦尋覓烟囪可棲
波波篆香 有事沒事飄向雨苔深積門楣上「詩詠關雎」四字

斑駁繫不繫七葉樹已不重要
少年的那幢維多利亞墨綠郵樓顯然已不再驛寄梅花

已無麋鹿可友 江渚上老魚祇顧吹浪
傳不傳尺素 那是洪家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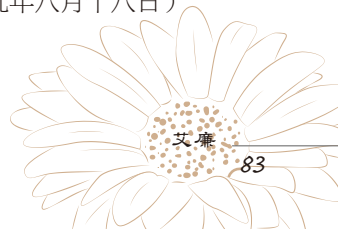
柳桉葉上都盛著一小刀一小刀的日光
匝地濃蔭五尺見方是少年多年來「愛」的微積分

木芙蓉臨江呼喚 掌狀葉和掌狀葉刺刺磨擦
(是退休情人之間的親暱嗎)

晚霞模仿木芙蓉的顏色
羞紅著臉 低低地應答

紅甸甸的落日 依舊深深地吻向那深沉的大海
甚麼原因 少年早已忘了 也不想知道

(重遊淡水 有感而發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



許長仁



許長仁 簡介

筆名浪人、海鬱、司馬長滾、老叟，1951年生。1966年嘉中高中部肄業。曾任遠行出版社、仙人掌雜誌社創辦人、故鄉出版社創辦人、臺灣電視公司行銷事業處處長、臺北農產運銷公司董事長、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著有《別在辦公室吻我》。

儒

許長仁

學儒不遍者偽善，以儒惑
人惑世，通儒且勇於前儒者，
習儒於野，其儒更甚於儒，
儒之最無男女之別，
授受至親方為儒之最。

摘自「信手拈來」
679

儒

許長仁

學儒不通者偽善，以儒惑人
惑世，通儒且勇於鄙儒者，
習儒於野，其儒更甚於儒，
儒之最無男女之別
授受至親方為儒之最。

摘向《信手拈札》
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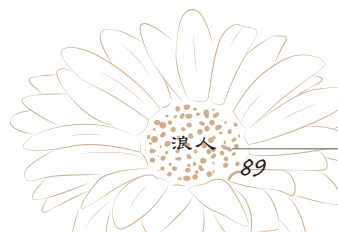
別在辦公室叨我

上班族風雲錄

戲序

愁面長仁。台灣雲林。北港人氏。結婚兩次。小時了了。
 少時狂妄。年輕浪蕩。忽然中年。一事無成。失業在家。
 上有高堂。下有稚女。奔走謀職。處處碰壁。夜夜失眠。
 白天睡覺。老婆睥睨。尊嚴盡喪。房屋貸款。汽車分期。
 信用卡帳。紅白帖子。政治餐券。柴米油鹽。煙錢酒錢。
 車險壽險。死會一堆。罰單一疊。水費電費。麻將常輸。
 六合不睬。性欲又強。霸王硬上。老婆咬牙。抵死不從。
 酒澆慾火。酒瓶無酒。小店賒酒。店主怒目。前帳未清。
 竟敢再來。豬狗不如。被比豬狗。辱及祖宗。既無子嗣。
 且已結紮。光宗無望。老淚縱橫。捶胸頓足。心生一計。
 沐浴整冠。出門訪友。鞠躬哈腰。陪盡笑臉。商借銀兩。
 驚駭瞠目。彷彿鬼咬。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落慌而逃。

傾盆雨下。街狗追逐。年邁體衰。屁股被咬。腿肚血流。
衣不蔽體。怯弱無顏。忽見貴婦。竟是前妻。口水呸地。
千元大鈔。丟甩於臉。鈔票滾落。前往拾取。狂風起兮。
無影無蹤。呆立現場。羞愧悔恨。無地自容。覓繩懸樑。
竟致腳軟。無能懦夫。閻王亦嫌。天地悠悠。滄然淚下。
硬起頭皮。返回家門。小女撲懷。聲聲撒嬌。河東獅吼。
搶去愛女。丟來酒瓶。額頭掛彩。血流如柱。奪門而出。
離家出走。手指沾血。攪以眼淚。顫抖寫作。血淚巨著。
若能暢銷。鈔票銀兩。滾滾而來。當上作家。躋身名流。
小人得志。螃蟹走路。換部賓士。用來代步。戴勞力士。
情婦四佈。有錢之故。



訂婚戒指

阿富這兩三天老是愁眉苦臉。
安娜注意到了，主動跑去問他。

阿富說：

「我前幾天騎摩托車撞了人，對方要求我賠他二十五萬元，我的錢不夠。又沒有人願意借給我，我不知道怎麼辦？」

安娜問他差多少？

阿富說：「二十萬元！」

安娜立即拿出存摺和印章給阿富。

她說：「我總共存了二十萬元，統統借給你！」

阿富說：「我每個月還妳一萬元，好不好？」

安娜說：「沒關係！以後騎摩托車小心一點就好了！」

同事們都笑安娜傻，阿富在公司的薪水不高，他的家境也不好，父親早逝，母親擺檳榔攤過活，借給他錢，他怎麼還得起？竟然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部借給他，真是頭殼壞去了。

安娜淡淡的說：「助人為快樂之本嘛！」

爲了表示對安娜的感激，安娜勸阿富少抽點兒菸，阿富就把香菸戒掉了。

爲了表示對安娜的感激，安娜勸阿富多讀點兒書，阿富考上大學夜間部。

同事們傳說，安娜晚上竟然還去幫阿富的媽媽捲檳榔、包檳榔、賣檳榔。

珍妮的反應最激烈：「笨安娜！死安娜！有錢的老公不去找，找個窮鬼！」

阿富每個月領薪水都立刻拿一萬元還給安娜。

他們約會的地方不是公園就是路邊攤，要不然就是阿富媽媽的檳榔攤。

他們感情越來越好，從來沒有吵過一次架。

他們定婚的隔一天，珍妮嘲笑安娜的戒指：「蘇聯鑽那麼大一顆，俗氣死了！」

安娜說：「我也不懂，阿富和他媽媽陪我去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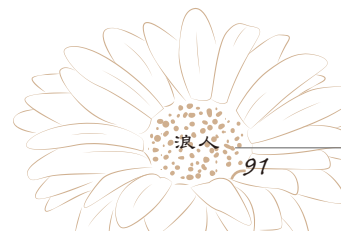
珍妮一直追問價格。

安娜很不好意思的說：「我本來不要鑽石的，阿富的媽媽——我婆婆堅持要買這一顆壹佰捌拾萬元，她說，這個數目比較吉祥。」

「什麼？」

安娜更不好意思的說：

「我婆婆有很多土地，她最近賣了一小塊，大約一億多元，所以連房子、車子、車庫都幫我們買好了。」



恩師的女兒

兩光的公司兩光當董事長、兩光嫂當總經理，夫妻共同奮鬥多年，終於很歡欣的嚐到豐收的喜悅。

兩光嫂開始擔心賺了錢的兩光會花心、會有外遇，大部分的男人都是一個樣子，而且老娘也四十了。比過去豐滿太多了，兩光已經好幾年不再說我的身材有多棒、人有多美的好聽話。更可怕的是，兩光最近做那件事情的時候，連前奏曲和晚安曲都省略掉了，直接上馬、直接下馬，乾淨又俐落，連一點泥水都不拖，兩光嫂真的害怕她擔心的事情會發生，也許已經發生了也說不定。

她決心好好的盯著他。

她發覺兩光的眼光常常停留在玫瑰身上，玫瑰才來公司一年多，性感迷人、笑容可掬，工作表現也很傑出。胸部又尖又大又挺、屁股又渾圓又有彈性，那一雙美腿比起老娘的蘿蔔腿更不知美上幾百倍。才上班一年多職務已經連跳了三級，薪水也偏高了些。死兩光有了銀子冷落老婆，兩光嫂越想越不對勁。兩光雖然四十歲，又交際又應酬，依然一副運動家的好身材，完全沒有中年男人的啤酒肚，一頭濃密的黑髮不見銀絲。口若懸河，老娘當年雖然是校花，三兩下子就被兩光親了嘴。

下班前兩光嫂發難了：

「兩光！我感覺你對玫瑰有意思喔！」

兩光吐出一口大菸圈、嘆出一大口氣：

「老婆！我有個秘密一直沒有告訴妳！」

終於破案了，兩光嫂雖然悲傷卻又覺得很刺激。

「什麼秘密？快說！快說！」

「我這一生有兩個恩人，這兩個恩人影響我一生！」

「那兩個恩人？快說！快說！」

「第一個恩人是我初中導師，妳知道的。那時候我們家裡很窮，沒有錢繳學費，考上初中也沒有錢註冊，在我整好包袱要離鄉背井到台北的工廠做工的時候，導師把錢送到我家幫我繳註冊費，他一直幫助我。我考上大學的時候，他高興得掉眼淚…，沒多久他逝世了…。」

兩光嫂開始擦眼淚。

「那第二個恩人呢？」

「第二個恩人就是妳！沒有妳！我絕不會有今天！」

兩光嫂用她的淚眼瞪了兩光一個大白眼，心頭甜蜜蜜的，好想依偎在兩光懷裡。

忽然又想起發難重點，連忙惡狠狠的審問：

「玫瑰是怎麼一回事？」

「玫瑰就是我那恩師的獨生女兒！」

「啊！兩光，對不起！我錯怪你了！」

月娘出來的時候，裸體的兩光摟著裸體的玫瑰，深情款款的說：

「玫瑰！從今天起妳是我恩師的女兒！」





第 100 封信

辦公室裏的同事議論紛紛。

新的總經理今天即將報到，董事長本來兼總經理，最近身體比較差，高薪聘來總經理分憂解勞。新的總經理留美博士、溫文儒雅、美式作風、美國老婆、待人親切，剛剛回國。

董事長的女兒莉莉說得眉飛色舞，同事們也聽得興高采烈，但願新的總經理不要像董事長那麼嚴苛加吝嗇。

她一聽到「留美博士」心裏頭就不舒服。四年了，她遺怨未消，她用了那麼多眼淚和柔情還是留不下他，結婚年餘他突然興起到美國唸博士的念頭，她覺他不夠愛她，而且不是很在乎她的感受，要不然他怎麼堅持要出國，留下她一個人孤伶伶在台灣。他又不是不知道她害怕獨處，竟然沒有為她而放棄出國的打算，她百般哀求：不要走！他再三保證：不變心。她堅持離婚，他竟然簽字。

雖然已經離了婚，他從美國每天一通電話，她換電話，他寄信給她，她拆也不拆原封退回。

他知道她的個性，所以他繼續寫，他也知道她會繼續退。

芝加哥寒冷的冬天，教授的女兒來看他。

她看到一封封被退回來的信，她沖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給他。

她問他：「All in vain？」

他握著那杯熱騰騰的咖啡，很努力的說明東西方歷史文化和兩性關係的差異性。

她說：「Forget it！」

他說：「I can not！」

她說：「I think you can！」

他看著她，她慢慢把衣服一件一件地脫在地毯上。

他轉身背對著她，裸體的她從背後抱著他。

他寫了99封信被退回99封信。

他寫了第100封信，寄出去。

她其實很細心的紀錄他來信的時間和封數。

她決定要拆他第100封信，然後飛去美國投向他的懷抱。

興奮顫抖夾雜著喜悅，她拆開他給她的第100封：

「我已經決定放棄挽回妳的努力！我雖然悲傷，但已無怨亦已無悔！」

拿到博士學位那一天，他娶了教授的女兒。

新的總經理過來和她部門的同事握手。

他握著她的手，笑謎謎的說：「張經理，歲月未曾在妳的臉上留下痕跡。」

同事們都很驚訝，她和總經理竟然是舊識。

當天她遞出辭呈。

他在她的辭呈上批了：「所請照准！」

她問他：「可以不可以把那99封信給我？」

他回答：「請妳別再回到記憶裏去生活好嗎？」



舞鶴



2004.

陳國城 簡介

筆名舞鶴，1951年生。1969年嘉中高中部畢業，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獲吳濁流文學獎、賴和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等，被文壇、學界認為「最具諾貝爾獎之姿」。著有《餘生》、《悲傷》、《思索阿邦·卡露斯》、《舞鶴淡水》等小說集。作品譯有英文、法文、韓文版。

我出生於市宇街日式房子榻榻米上

童年在自家庭院看滿天銀宇星

少年時常騎腳踏車去附近彌陀寺

八掌溪吊橋是我當時的最愛

暑假下午常騎車環湖蘭潭見湖上波光

高一時寫第一篇散文詩發表於嘉中青年

一直沒有搬離那日式房子記憶裡的榻榻米

19歲秋天始離開嘉義出外讀大學

舞鶴

2017.2.11

我出生於市宅街日式房子榻榻米上

童年在自家庭院看滿天繁星

少年時常騎腳踏車去附近彌陀寺

八掌溪吊橋是我當時的最愛

暑假下午常騎車環湖蘭潭見湖上波光

高一時寫第一篇散文詩發表於嘉中青年

一直沒有搬離那日式房子記憶裡的榻榻米

19歲秋天始離開嘉義出外讀大學

舞鶴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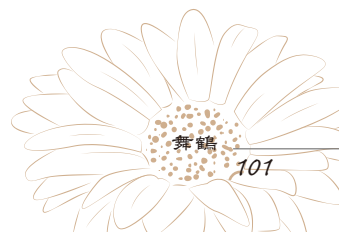


《餘生》

部分內容摘文

他在白雪的山坡下等著，他所愛的人，雪下得大了，他堅持等待他所愛的人，一個高高的年輕人出現山坡上，站在枯松下，「我所愛的人喲，愛我的人喲，」「我們終於不再分離了，喜悅的跟著我回家吧！」啊美麗的少女，美麗的少女啊……是一首高山的情人之歌吧，雪是奇萊合歡的皚皚白雪，島國的歌手可以把這樣不知年代的高山情歌唱成世紀末的抒情搖滾，演唱台下無數跟著搖擺的臀，但這是一首世紀初或前世紀初的「出草歌」，他埋伏在山坡下等待出草「他所愛的人」，直到「愛我的人」出現了，經過雪中的戰鬥，他割下愛人的頭，終於所愛與被愛不再分離了，愛人喜悅的跟著愛人回家，這樣的情境只能以美麗的少女來讚嘆，美麗的少女的純真無邪，這詞曲不是出自泰雅原始的詩人，便是一位泰雅婦人雪白柔美的心靈，把殘酷的殺戮化爲雪白潔美的情愛，像是巫女甜美的招魂歌，有凝聚了生命智慧的幽默，讀到如此的「出草歌」，當代也覺知這是一個成熟了「原始文明」的民族，由知識而智識而智慧轉成幽默，當代應該考慮如何在不失原意、原味下改編成復古抒情搖滾，以拓深我們島國的原有的內涵，當他帶著所愛的人回去，接近部落時他就發聲報喜大喊大叫，真的部落美麗的少女都跑出來迎接，她們就圍著「所愛的頭顱」跳舞歡唱，直到汗水淋漓流下股溝直到心靈恍惚到失神之境，這時會有什麼自內在豁開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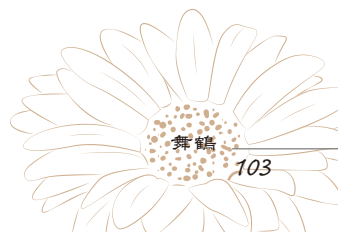
會有什麼自外在融入內，她們與祖靈、天地、所愛的人渾而為一了，她們不自覺的繼續歌舞直到黃昏日暮，獵人燃起一把松枝，提著頭顱進入部落，更大的歡迎儀式開始了，所有部落的人都出來圍著寶貝頭顱，酒在「真正的男人」間輪遞，所有的婦人都高唱著圍舞，小孩跑到頭顱前看清楚真相，婦人舞到狂亂，酒喝到酣暢，高山靜靜看著平常安靜的人類喧鬧到筋疲力竭慢慢還給高山沉靜，只有那位獵人一手拎著頭顱，另手抱著妻子或圍舞中的少女走向自己的家屋，他把頭顱正對著窗口，把原本緊閉的眼睛張開眼簾，或原本死不瞑目的眼瞳用力扳開三、四眶大，他的激昂維持到進入妻子或少女的體內意識到有所愛的人看著性交自然比平常昂奮三、四倍直到黎明鼠灰畫出了一張陌生的輪廓五官才在奮戰到最高昂中洩啦沉睡，我不知道也無從想像美麗的少女會不會真心愛上親眼看過她性交的頭顱，自古變態者多不是到了現代才懂變態心理學，可以肯定之後便是獵人與頭顱之間的事了，妻子第二天晚上要睡個好覺，因為一來她歌唱跳舞最賣力，二來經過奮戰到黎明她的陰道腫大到走路都會痛，可以想見那少女必要躺上三夜四天，回去後才感到內有個地方腫大到黏合起來，獵人首先要設法閉下愛人頭顱的眼眶目睹了「世紀性交」也值得他眼珠一生了，隨後馬上獻上小米飯、小米酒，愛人用餐的時候他必要陪著說話，「多謝你來，初來可能不習慣，我會好好照顧你，祖靈看到你也高興，」或者「歡迎你留下來，部落大家都知道我有你這個寶貝，年輕年老的自從你來就不敢小看我，我們是喝酒吃肉的好朋友啦，希望你繼續帶給我好運，告訴你族人、親人這有吃的喝的，多帶幾個人過來我們都歡喜，」不打獵時獵人





多無聊可想而知，現在有愛人頭顱陪伴，就有做不完的手藝，光一根一根拔乾淨愛人的頭髮就花費不知多少原始光陰，時常要替愛人洗澡不然妻子不讓他手亂摸，愛人的臉膚開始潰爛了，這時就要決定暫時埋在地下或繼續獵人的手工藝，若是埋在地下就要找一處祕密愛人窩，每天三餐照樣送酒飯陪說話，若是手工去膚術那就先要找到一塊溪谷中珍貴的「聖石」，專用來摩挲愛人的臉皮，這時工作獵人都要一個人祕密地做，妻子以及部落的人都裝作不知道，有時聖石摩痛了肌膚愛人還會使性子不吃酒飯祖靈就當夜來警告他莫犯了大不敬，這般功夫不知又要花費多少原始光陰，至少二年吧，真正只有獵人與頭顱相對，可以想見獵人在陪話中創造了許多彼此間的「互動關係」，我想當時有錄音機錄下獵人的「陪愛人頭顱說話」不僅具有當代學術研究價值而且一定暢銷每個世紀，終於二年到了，二年出土一顆漂亮的頭顱，二年親手完工一張美麗的愛人的頭骨，那種歷煉的艱辛與成就的幸福令他在愛人上部落頭骨架的儀式中偷偷落淚……我直到近四十歲「拾骨」母親時捧著歷十九年才出土的頭顱才由衷感到頭顱的可親可愛，正如大陸閩南來的島國人的拾骨習俗本身有著「複雜的情結」，賽德克泰雅「獵人與愛人頭顱的互動關係」也充滿著複雜錯綜的情結，部落老幼婦孺對淌血的頭顱由恐懼到親近到視為日常，歸功於原始規畫的自然教育，讓出草成為重要正經平常的事，令整個部落成為一個完整的「出草集團」，用以保衛、嚇阻甚至侵犯其他部落，在不斷的部落爭戰中，強有力的出草集團維護生存，同時獲取利益，而人類「精采」的不僅爭戰的那種暴狂，精采也在於一個大獵人對愛人頭顱餐餐送酒菜小心陪說話，

這是一種「自我救贖」或「原始遊戲」嗎？我不能替當代確定，因為這些辭彙觀念都是很後來的，原始人類做什麼事比較單純，接近原始的自然本能，即使成熟了「原始文明」以後，「我割下你的頭，是爲了我愛你，而你也一直知道有一個人愛你到死，那天你才會在大雪的天氣走到枯松下，你幾乎沒有反抗，你爲愛而死，讓我們的人爲愛唱歌跳舞到心碎，你就是我一生有數的愛人了，只有你我才真正知道，許多我對你說的話，我從不會也永遠不會對別人說，你才真的懂得我的心靈，我一生對你的愛即使有一天你上了頭骨架，我走過一眼就認出你一眼就認出我，我明早再帶新鮮酒飯來，你知道晚上我抱著妻子的時候，想的是你、抱的是你——」我想這段真實的話可以用作八〇年代小劇場的獨白，世紀末交接下世紀初的典禮上，我建議「當代」就用這段話作爲新新新人類的代表致詞，它兼具辯證同時反辯證、後現代同時反後現代的意涵。



黄维君



黃憲東 簡介

筆名黃維君，1952年生。1968年嘉中初中部畢業，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曾任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執行委員、花蓮縣縣議員、行政院東部服務中心副執行長、高雄市政府兵役局局長，為長廊詩社發起人之一。著有詩集《茉莉家鄉》，詩作選錄於《豐富的心》問政專輯。

豐富的心

黃維君

雖然，那從月台延伸出去的
是不可預知的未來

容我把陽光留下

把風雨留下

把泥土的芬芳留下

容我栽植卑微的夢

在豐饒與富庶之間

我相信，蝶翼之翩舞

亦可以改變風的方向

而款款牽掛著的，原來是

綠色的海洋裡

波濤洶湧中起伏的生命

以及，荒蕪的車站

無限悲憫無限豐富的心

豐富的心

黃維君

車過不停，歷史的軌跡仍在
那從月台延伸出去的
是遙遠的過去
塵封的不止是斑駁的歲月
老樹逐漸凋零……

物華畢竟多陳謝
開始反省的無非是
貧瘠的村落，消失的鄉情
在播茶造街之前
老樹卻又站起來了
失落的記憶剛剛喚醒
寂寞地等待補妝、彩繪

雖然，那從月台延伸出去的
是不可預知的未來
容我把陽光留下
把風雨留下
把泥土的芬芳留下
容我栽植卑微的夢
在豐饒與富庶之間

我相信，蝶翼之翩舞
亦可以改變風的方向
而款款牽掛著的，原來是
綠色的海洋裡
波濤洶湧中起伏的生命
以及，荒蕪的車站
無限悲憫無限豐富的心

後記：記大和火車站美術館，與大豐、大
富兩村「播茶造街」藝術活動。

一九九九年八月於花蓮



收穫的季節

收穫的季節總是這樣的：

陽光是你們的，歌聲是你們的
親友間的話題也是你們的
整個秋天都停下來了
在教堂紅氈的前面列隊歡迎

鮮花是你們的，聖樂是你們的
天使合唱的頌詩也是你們的
整個秋天都停下來了
等你們進入佈置美好的洞房

美酒是你們的，紅燭是你們的
大地的天籟也是你們的
現在一切都將靜止
夢的羽翼輕輕覆蓋在軟床上

奶粉是你們的，搖籃是你們的
嬰兒的哭聲也是你們的
明年的秋天很快就到了
收穫的季節總是豐收的

啊，豐收也是你們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於花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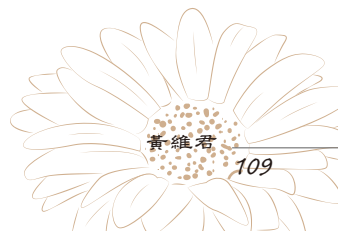
沒有國籍的島

被困居在沒有國籍的島
忍受歷史循環的夢魘，流亡
挫折與墮落，那些困難舉證的罪
如影隨形，烙印在每一次更迭的朝代
我的名字一再塗改，羞於見人

凡與血緣有關的，就是衝突
凡與泥土有關的，就是戰爭
凡與生存有關的，只剩下週而復始
日漸遲疑日漸消沉的意志
以及，嚴重屈辱下
無論如何也拼湊不完整的靈魂

有人提起沒有國籍的島
以不屑的口吻誣衊，以虛妄的理由
褻瀆自己曖昧不明的身分
飽經風霜之後，猛然
你會發現，在類殖民地的世界裡
謊言才是真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於花蓮





果然

果然，陽光是南方的好
熱帶魚嬉鬧於珊瑚礁岩
鳥群高低在雨林和峰頂
孕育、繁殖是這季節
唯一勤勞的工作
有種慵懶的睡姿在午後醒來
只一翻身，又重疊進夢的影裡

果然，愛情是夜晚的好
宛如優美的女體，隱現
在月光浮沈而又多霧的海面
讓起落的濤聲掩飾著的
怦然心動的感覺
以若即若離的速度滑過肌膚
契合春天心跳的節奏

果然，生命是年輕的好
絢爛的故事，在春夏之交開放
像到處蔓延的火，渾然不覺
烙在生命的每一處傷口
在逐漸剝離殆盡之前
來得及留下一些苦澀與歡愉
那是一種恣意揮霍的想像
浮貼在冬日的窗口重複溫存

一九九八年十月於花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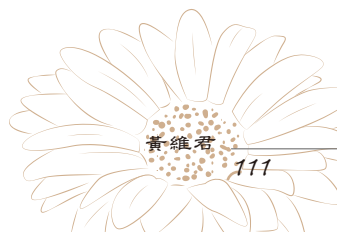
前進 總統府

我們是從小力爭上游的魚
在擁擠的水族箱，在面目全非
終年不斷改道的河床

我是立志登臨峰頂的僧侶
爲了俯視世界，我是
造神時代的弄臣流落街頭
我是健忘的，尤其阿拉伯數字
我是貧窮的模範生
我們都力爭上游，夙夜匪懈

我們從歷史複製了美麗的說帖：
「以天下爲己任」——
天下的苦難是我的十字架
天下的苦難是我的
天下是我的……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於花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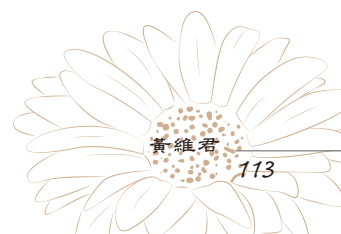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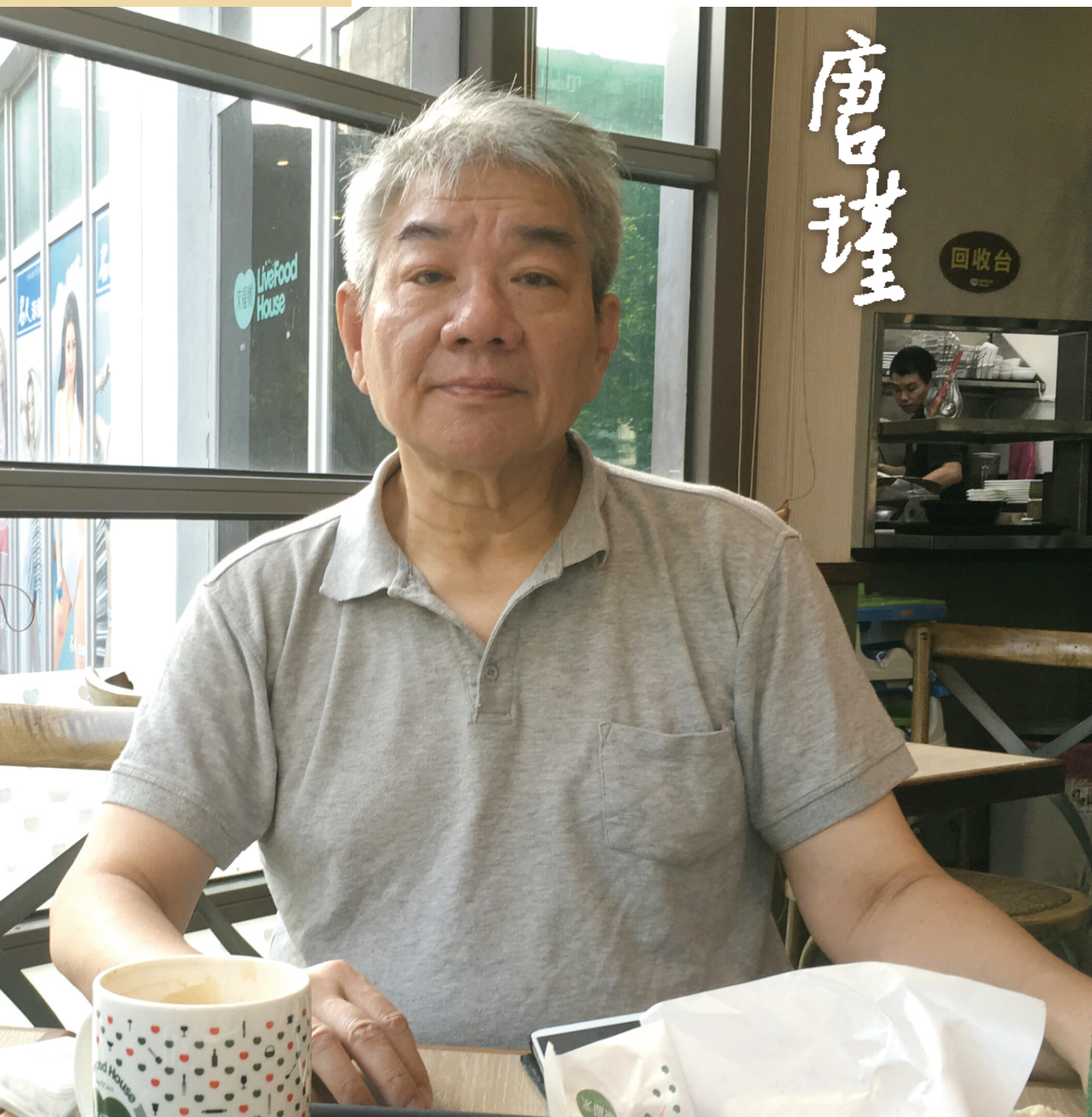


想像中的春天

我想像，春天終於越過禁忌的海岸線
以肥美的雨向廣袤的大地散開
生命的意義，彷彿所有的森林
都在快速成長，所有的天空都在飛翔
那些熱情舞踊的影子，我想像
春天終於落在祖先遺留下來的家園
並且把風吹成暖暖的愛
讓全世界的沉睡者都醒來

一九八〇年四月於花蓮





唐瑾 簡介

筆名秋草夏人，1953年生。1972年嘉中高中部畢業，國立藝專畢業。曾任電視台綜藝節目企畫編劇與製作、點將唱片、可登唱片企畫部經理等職，現主持「畫說文創研究室」。著作有長篇小說《靈魂伴侶11日》、《魔術箱中的女孩》，後者入圍文化部102年度優良電影劇本徵選。

黎明歌聲

唐瑾

易屏生在此刻擁抱了苏眉，
却在他懷中消失了，她先恢
復了原形，繞着易屏生飛了
三圈，再飛到他面前，閉起眼，
吻了他。雖然沒有聲音，但那是一個
親吻。她看着他，苏眉的眉、睫
與双眼，散發出難捨的愛意，
易屏生震盪动容，啓齒正要
說甚么，在一旁等待的三個小
光芒，飛進了苏眉的孕形裡。
苏眉就在這時，也化為藍色
的美麗光芒，向東方高遠的
棉絮般的卷雲層飛去。

摘自《幽靈魂魄伴侶11日》

黎明歌聲

唐瑾

易屏生在此刻擁抱了蘇眉，
她却在他懷中消失了，她先恢
復了原形，繞著易屏生飛了
三圈，再飛到他面前，閉起眼，
吻了他。雖然沒有嘴，但那是一個
親吻。她看著他，蘇眉的眉、睫
與雙眼，散發出難捨的愛意，
易屏生震懾動容，啟齒正要
說甚麼，在一旁等待的三個小
光芒，飛進了蘇眉的原形裡。
蘇眉就在這時，也化為藍色
的美麗光芒，向東方高遠的
棉絮般的卷雲層飛去。

摘自《靈魂伴侶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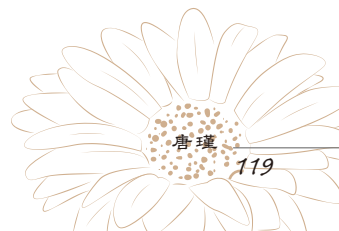


晴空冷雨

滿地落楓全失憶了顏色
每次說早忘了的
每次還記得
失蹤的候鳥全在遠洋默默墜落
一直說不在意的
一直都在意
失落的鯨群全在大海寂寂昇天
強調此生無憾的
總將心遺棄在事故現場哭泣
消失的人群全在人海靜靜磨滅
旅伴沿線出站的慢車
下車回望已是高鐵
滿天飛花全忘卻了香味
終於走出來的
前路仍遙不見出口
相處一世總像是初相識
只要還有思維的
全都在意識流飄零
以今生所有的體溫仍承裝不下
晴空灑下的冷雨

失夢

夢的汁液 何時淡…了
趁著淺睡愚人亂夢時
自耳中滲染到了枕上
從此愚人的夢
越發的平淡 索然
且日漸稀疏了
洗了又洗的枕巾
依然浮現那幅頑強的畫
愚人裝了框掛在床前
終夜看著夢畫裡
淚婆娑似永難再現的
此生最後一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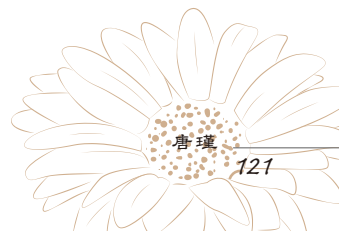


無端

不時任李義山感傷的琴絃
悠遠地追抽無端出走的思念
偶爾借一枚失脆的靈感
修繕那句文稿頑固的念頭
無糖拿鐵偷嚐了我漸失的體溫
窗外綠草岸外那些漫漫雨絲
輕輕地揮著銳利的細鞭
懲罰踉蹌失心的路人
只因他們沾了這下午的天淚
在路面寫下若有似無的流離

忘了

夢裡忘了你的名字
醒來相見竟已不識彼此
你紅了臉歉聲正要離去
見了靜物桌上那把龍眼
可吃一粒再走嗎 你問
都給你吧 反正我不愛
你一粒粒吃著龍眼
我倆共度的夏日一天天浮現
原來 你才是女主人
該離的是我這片浮萍過客
留下吧 你甜著聲說
你不愛吃還陪我採龍眼
等換了紫色的季節
我倆再一起去摘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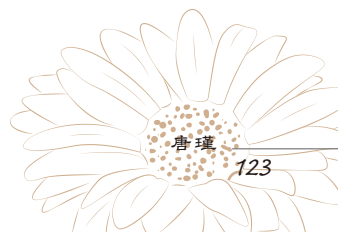


心內天空

心內風景常去描繪藍天
卻摘回一朵白雲拭去淚水
心內的天空變幻著無常
白雲常是叫不來的飄渺
心內的失落常踮起腳尖
在藍天渲染落寞的美學
又摘一朵白雲再拭
歲月定格也拭不滅的淚光
心內的天空從來不同
白雲嘆息著吹不散飄渺
心內風景總渴盼錨定
那日下午短暫的天空

吹了吧

茶香盡去
暗夜裡 依傍著彼此寫信
手指已平復 字跡不再抽搐
你的肩膀 卻仍在燭光下顫抖
也罷 既然你已無求
此信但去 又何懼石沉大海
推窗 潑去淡茶
吹了吧
吹散那胭脂氤氳
吹熄了燭焰
吹滅了壁上的你





煙窩仔的如煙往事

藍天白雲教人心曠神怡，沙灘的景物在陽光下閃爍著耀眼的金光。易屏升一個人站在淺水處，還在練習 beach start。

他突然注意到浪花退去後，沙灘上有一個濕淋淋閃亮亮的球狀物。他眯起了眼睛仔細觀察，看出了那是一個短髮小男孩的後腦袋。

曾在海呀民宿庭院地上出現過的人頭，突然出現在沙灘上了。易屏升遲疑了一下，放開風帆，往那個人頭走去。

雖然是很超現實的驚悚，但是蘇眉說過，那一定是他生命中接觸過的人，因此易屏升決定要面對他，繞到他前面去弄清楚。

這時又浮現了小孩的呻吟聲，他在民宿聽過的熟悉的聲音，越來越大聲。易屏升腳步猶豫停頓了一下，又繼續繞向那個頭面前。

突然，小男孩的頭轉向了易屏升，驚恐的雙眼看著他。小男孩的臉色發青，正在扭曲掙扎著。易屏升睜大了雙眼，他又嚇得想逃開，但是他鼓起勇氣沒有跑。

周遭的景物正在變化，第二次生前靈的正式連結發生了。易屏升眼前的天地像是馬賽克拼圖似的幻化成了兒時的田野。天高地廣，依然是藍天白雲的好天氣。正是蕃薯的收成季節，蕃薯田的土壤，有很多挖過的空洞與鬆動的土塊。

一條美麗的田間小路，向著遠方延伸，孩子們的喧鬧與歡笑，遠遠地傳過來。在田間小路上，一群個兒大

小不一的玩伴們笑鬧著，跑向國小三年級的易屏升。

易屏升開心地著看跑在最後面的一個最矮小瘦弱的玩伴。

「憨吉！你也來了！」易屏升喊著。

「對啊，上次被罰掃教室！」憨吉也大聲喊著。

孩子們歡呼著：「來喔！來焗窯仔喔！」

有的孩子去撿拾乾燥蕃薯藤、葉、乾枯的雜草與樹枝，有的孩子去偷挖還沒採收的蕃薯，有的孩子就在田埂旁邊挖坑，然後撿拾乾土塊繞著坑堆起兩個空心小窯。

易屏升跟憨吉，也開心的一起忙著。

撿回來的乾草等易燃物給塞進了窯中，帶頭的大孩子從皺巴巴的卡其布短褲口袋裡掏出一個塑膠打火機，點燃了乾草，火舌很快就從每一個土塊的空隙竄出來，孩子們歡笑著，一邊往裡添燃料。

過了一陣子，大孩子拿起一瓶水，倒了一點在蓋子裡，然後灑在炙熱的土塊上，嗤的一聲，水珠一部分染濕了土，一部份化成了蒸汽。大孩子搖搖頭，孩子們就繼續添柴火。

又等了一會兒，大孩子又拿起水瓶，倒了一些到蓋子裡，潑在炙熱的土塊上，撲嗤！這回水珠幾乎是被彈開，瞬間化成了蒸汽。

大孩子點點頭：「行了，擺進去。」

易屏升跟憨吉也一起把偷挖來的蕃薯塞進炙熱的窯中。塞滿了蕃薯，孩子們就用樹枝、石頭把土窯打塌，然後拍緊。

歡笑著等待了一陣子，燒烤蕃薯的香氣開始瀰漫，孩子們用力嗅著。

「哇！好香！」

大孩子用棍子挖開第一個土窯，撥出了個熱騰騰的蕃薯，然後一邊吹氣，一邊雙手交替著掰開蕃薯，嘗了一口。





「可以吃了！」大孩子開心的說。

於是孩子們把香噴噴的蕃薯全部掏出來分吃。易屏升跟憨吉，也開心地吹涼一個分著吃。

大夥兒正吃著，突然有個孩子出了個主意。

「欸，還有一個大蕃薯沒有烘！」

剎時，很有默契的，大家都看著易屏升身邊的那個「蕃薯」。

孩子們起鬨：「對啲！來再挖一個洞！」

大家七手八腳，在不遠處又挖了個大洞。

「來喔！可以烘了！」孩子們笑鬧著。

幾個孩子過來把憨吉抓了過去。

「不要啦！哈哈，拜託不要啦！」憨吉一開始還笑著裝求饒。

幾個人嘻嘻哈哈的把憨吉塞進新挖的大洞，又幾個圍上來在憨吉身上堆了土塊，只露個頭在外面，一個孩子開始把土塊打塌，其他人也跟著作。

憨吉的笑聲停止了，臉色變的痛苦。

他真的很在求饒了：「不要啦！拜託不要啦！易屏升！叫他們不要啦！」

孩子們繼續把土夯結實，易屏升著急去擋，但是沒法制止。

因為呼吸越來越困難，憨吉的聲音逐漸微弱，只是喘息與呻吟著，他把頭轉向易屏升，驚恐的雙眼望著他求救。

易屏升急壞了：「不要，你們不要這樣啦！」

但是，在孩子們瘋狂的玩笑聲中，易屏升與憨吉的聲音，都沒有人注意。

這時田間的小路上出現了人影，一個農人正在跑過來，大老遠就聽到他罵人。

「幹！又來偷蕃薯！好膽別走！打給你死！」

「緊走，有人來了，緊走喔！」大孩子下了撤退令。

眾人馬上一溜煙做鳥獸散，易屏升也想跑，但是這時候的憨吉已經臉色發青，只有一個頭扭動掙扎著，擠出最後游絲般的聲音：

「易屏升，救我，救我啊——」

田間小路上的人影，越來越近，手上還揮動著藤條。

農人高聲罵著：「死囡仔！又來偷蕃薯！好膽別走！」

憨吉驚恐的雙眼只看著易屏升，作最後的求救。但是易屏升也害怕趕來的農人，終於顧不了憨吉而跑掉了。

農人趕到了，看到小孩都跑光光，他用藤條撥了撥那兩個掏空的土窯跟地上的蕃薯皮，環顧四周，又罵：

「幹！死囡仔！下次不要給我抓到！」

農人嘴裡謾罵著，他並沒有看到不遠處被活埋的憨吉。

易屏升並沒有跑遠，他趴在憨吉後方不遠的雜草後面，看著農人的動靜。農人大聲罵完，又低聲咕噥了幾句，悻悻然走了。

在憨吉的眼中，農人越來越遠，他的視線也逐漸發黑，眼皮終於閉上。

易屏升又跑出來，衝到憨吉旁邊，開始拚了命的挖，也不知挖了多久，挖到手破皮流血，終於他把憨吉挖了起來，整個田野間迴盪起他的哭聲。

「憨吉！憨吉！憨吉——」

正在這個瞬間，兒時災難現場的田野情景又像馬賽克拼圖似的快速幻化，易屏升眼前的一切，又恢復成海灘現場的景物。

易屏升還在哭喊著。

「憨吉！憨吉！憨吉——」

眼前的憨吉仍然埋在沙灘裡呻吟著，驚恐的雙眼看著易屏升，臉色發青，還在扭曲掙扎。





易屏升一看他還活著，幾乎是歇斯底里了，他喊著：

「我來救你！我來救你！」

易屏升奮力用雙手連挖帶刨地挖開愍吉周圍潮濕的沙。

「愍吉！挺住！我馬上挖你出來！」

易屏升終於把愍吉拉了出來。瘦小的愍吉赤著腳，穿著一件短袖汗衫，一條短卡其褲，還是那天的模樣。他站在沙灘上，滿臉笑容，看著易屏升。

易屏升跪在沙灘上，他的大手抓著愍吉的小手，喘息著。

愍吉笑著說：「易屏升，你終於來救我了！」

易屏升流著淚：「愍吉！我一直要救你，我本來就一直要救你！對不起，對不起！」

「謝謝你，終於救了我！」愍吉仍笑著說：「易屏升，我從來不怪你；那時候，其實你也無能為力。」

愍吉笑著，在易屏升眼前，逐漸變成半透明，再化成一個小光芒，然後消失了。

易屏升跪在沙灘上，喘息著，盯著潮濕的沙，久久不能平復。

一波小浪從沙灘退去。一雙白晰美麗的腳，踩在易屏升面前的沙上。他抬頭，發現是海灘辣妹樣子的蘇眉。

「原來如此…」蘇眉輕輕地說著。

蘇眉擁著易屏升，像母親似的，輕輕撫著他的頭，拍著他的背。

「難怪你會把他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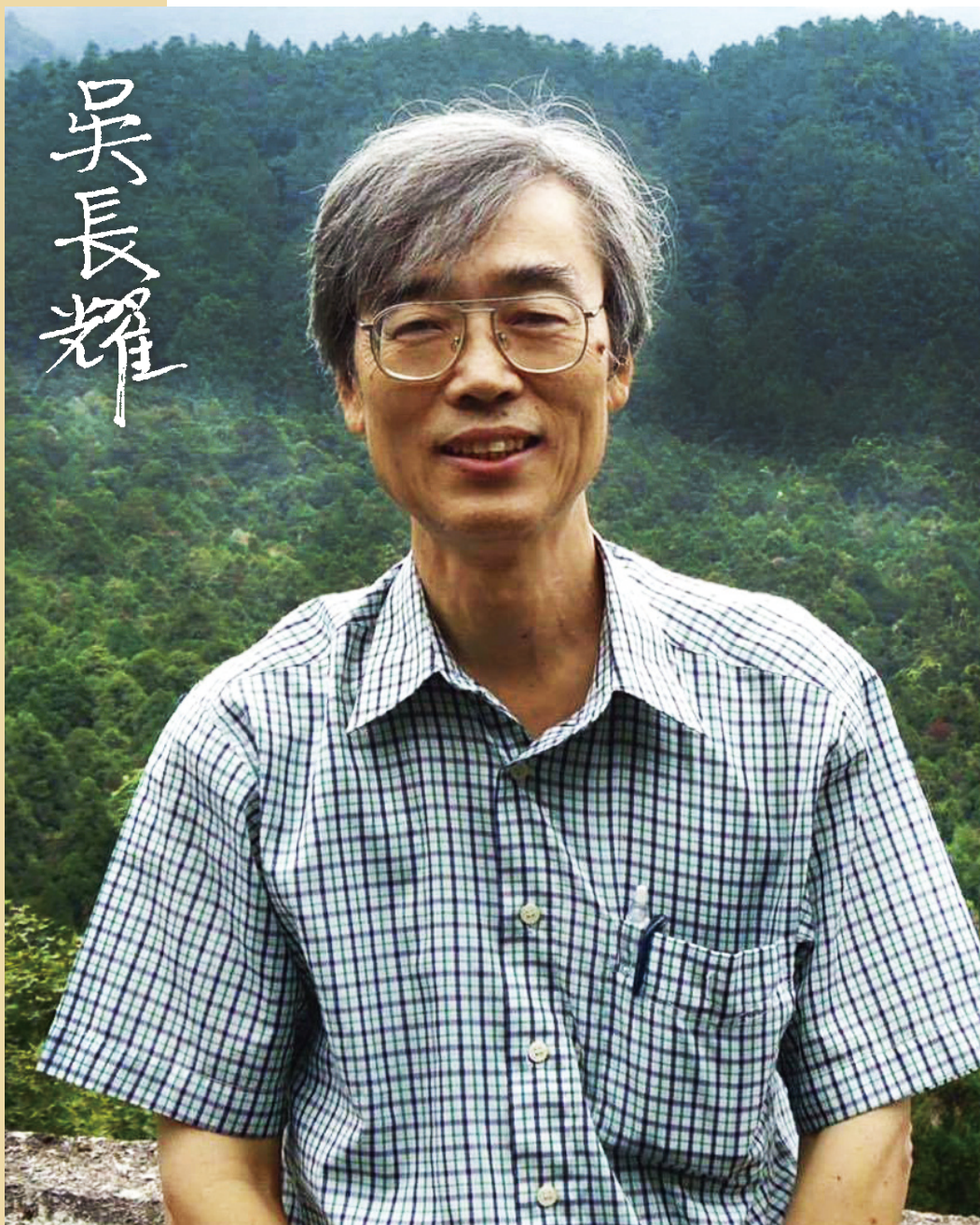
兩個人在海灘上，無言。

在浪區的Wave向沙灘看了一眼，遠遠只見易屏升一個人跪在沙灘上。

——節錄自秋草夏人長篇小說《靈魂伴侶11日》



吳長耀



吳長耀 簡介

1953年生。1972年嘉中高中部畢業，大同工學院機械工程系畢業，任職大同公司家電設計處。曾獲新詩學會「優秀青年詩人獎」、創世紀詩社「創世紀四十週年優選獎」。作品獲選入《創世紀詩選》、《中華新詩選》。著有詩集《山城傳奇》、《逆溫層》等書。

鸚鵡螺紋

吳長耀

有鳥飛過，我們就此不再傾談浪漫秩序，當然不再那麼重要了，可是如何辨識瀑布的出口呢？流雲迷途山石已經抓不住水聲了，有鳥停駐我們就此，若無其事地歡樂，繞道腐葉漂浮的斜坡，若無其事地追尋休止符的邊緣流溢許多可疑的軌跡風雨過境，終於什麼也沒有留下存在，也消失不見了

摘自《逆溫層》

鸚鵡螺紋

吳長耀

有鳥飛過，我們就此不再傾談浪漫秩序，當然不再那麼重要了，可是如何辨識瀑布的出口呢？流雲迷途山石已經抓不住水聲了，有鳥停駐我們就此，若無其事地歡樂、繞道腐葉漂浮的斜坡，若無其事地追尋休止符的邊緣流溢許多可疑的軌跡風雨過境，終於什麼也沒有留下存在，也消失不見了

摘自《逆溫層》



島嶼 ——

如果以原點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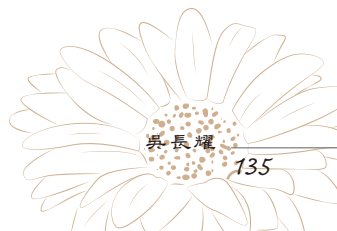
1.

如果以原點出發，座標存在
波浪的形狀，鏡面或者折射
書架上躺臥的畫冊，線裝的
氣味，摺痕泛黃的楓葉
抽屜角落私藏的情書與相片
絕版詩集，青春蕩漾的文字
記憶搖搖擺擺地走到眼前
如何證明費瑪最後定理？
橢圓曲線的空間，虛構鄉愁
河對岸，漂浮最寒冷的傾訴
或者慾望探頭，思考打結
鈕扣缺角，酥胸羞澀地熟透
掙脫於絲質襯衫與蕾絲花邊
或者，時間如日出群峰

在迷霧的空間出現

2.

曲線在迷霧的空間出現肌理
如果以冷調的顏色，探索
追尋，描繪胚胎成長的筋骨
掩上門窗，遠離現代盆地
我們啓程航向草原，向斜坡
街道往後羅列如積木，溪澗
潺潺流過山林，露宿的歡樂
弦樂四重奏，如何對話？
彷彿有些故事，模糊地流傳
雪脈隧道，穿越惡劣的地質
斷層，湧泉……青心烏龍茶
龜山島。在波浪之間出現
音符滴落礫石灘，如雨滴
滴落磺煙，我們不再分手





總是尋找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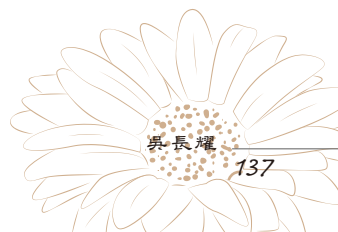
3.

總是尋找地圖，溫泉的聲音
路線，如何繞過隱形的山路
徒步的旅行者，牽著水牛
彎彎拐拐？停下來，喝水
獼猴，野豬，跳躍在層巒間
在綠蔭處，碎玉凝脂，空氣
稀薄，至於透明，在何處
在清澈，在乾旱的河階？
我們決定直接穿梭蘭陽平原
閃避紅綠燈，奔向蔚藍海岸
阡陌停駐，蜜餞，金橘
太平洋邊緣是永恆的臨界點
北關聽潮，記憶，已經蛻變
觀海亭，單面山，豆腐岩

在彎曲的斜坡

4.

在彎曲的斜坡，如空中走廊
有人經歷艱鉅的冒險與宿命
樹林往後退，群峰更遙遠
傾聽波浪衝擊岩岸的聲音
封閉的思維封閉的懸崖絕壁
封閉的變遷，陷落，千萬年
阻斷，流逸，終於尋獲
壯麗？擠壓的大陸板塊
地震與暴風雨，邊緣如曲流
延伸山脊，蠕動簡單的圖騰
族群的豐年祭，鑲嵌時間
清水斷崖。黑色奇萊的雄峻
尾端，立霧溪最荒野最原始
倉促收縮的深潭，峽谷。





山石， 遲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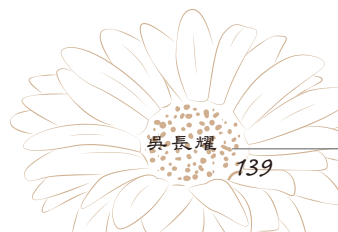
5.

山石，遲疑地沉澱神祕峽谷
針葉林筆直切下道別的姿勢
雖說暫時的流轉，荒煙雜草
無法忘記源頭蜿蜒的方位
我們無法辨識年代如何虛構
花崗岩如何排列，如何晶變
孕育在可能的，時空錯置
顛覆，謠傳的星宿事件？
曾經往海洋遷徙，佔據壺穴
緊貼錐麓斷崖，古殿的石柱
百岳連綿指向巍峨如雪峰
冷風自尖山吹過來，九曲洞
螺旋的，傾斜的，冰河地形
虛幻的，騷動，碰撞……

花蓮港啟航

6.

花蓮港啟航，纜繩脫離碼頭
燈塔伸展雄姿與興奮的波浪
碧海迴瀾，遠眺中央山脈
蒼鬱，倒映沉靜的七星潭
水手們，搜索抹香鯨的蹤跡
尾鰭自赤道洋流，漂浮腳印
恍惚暈眩如旅客跋涉絕壁
如黑熊，孤獨地走過雪地
遙遠在縱深海溝，綠藻珊瑚
環繞穿梭其間的黑潮之歌
溫暖拍岸，壯闊的島嶼
鹽味，食物鏈，高層掠奪者
瓶鼻海豚，飛旋，側轉翻滾
歡呼，跳躍，鄉愁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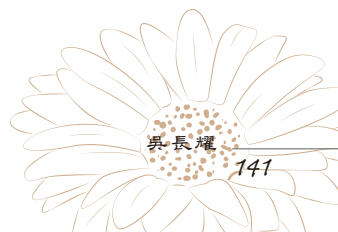
海岸線往南

7.
道別鯉魚潭，海岸線再往南
磯崎沙灘，等待第一條溪流
石梯坪，岩盤壺穴，瞭望
長虹橋，秀姑漱玉，漩渦
八仙洞，長濱古老血脈遺跡
挑個向海的海蝕洞穴，飲水
靈岩，抽籤，潮音，許願
牛背……烏石鼻，石雨傘
再往南，三仙對話，八拱橋
翻修，我們無法走上火山岩
撿拾潮汐，或拋擲鵝卵石
水往上流，屬於物理的錯覺
還是幻象，釋迦，豐碩多肉
繞過杉原，直奔台東大橋

穿梭綠色隧道

8.

穿梭綠色隧道如誤闖魔幻界
目眩神迷，轉眼間迷失方向
風景轉換，茄苳，刺桐
混合祖先墾植的木麻黃
繞過初鹿……終於到達關山
環鎮風景，盤旋曲徑的馬群
呼嘯田間彎路，平行移位
火車的聲音，翻轉，滲透
有人迎面微笑，爽朗打招呼
有人後頭超越，悠閒稻草堆
遠處海岸山脈，巍峨峭壁
彷彿愛麗絲遊歷神祕的仙境
隱藏玄奧辯論的宇宙理論
在不經意的時刻，恍神





鹿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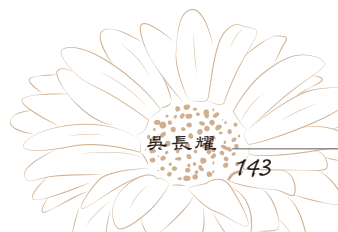
9.

花東縱谷山路起伏，鹿野地
高台，終於巨大茶壺，迎賓
鹿寮田園情趣，飄散滿山腰
我們只取金萱，翠玉
當幻想靠近高眺亭，飛行傘
綠草如茵的斜坡，霧在臉頰
如飛鳥御風，航向卑南溪
我們無法掌握的網狀朦朧
紅葉，和歌山，流失的傳奇
以石為球，以竹為棒，揮棒
群鳥飛過廢棄的山谷
至於溫泉，溪流蜿蜒紅葉村
皺紋的臉龐，部落的楓葉
群山環繞拉哈拉的源頭

原始風味

10.

原始風味瀰漫的熱帶性雨林
艷陽穿不透千根榕百年鬚鬚
參差矮灌叢，攀藤植物
桃花心木，白蠟，桂竹
觀林吊橋，伸展婀娜的雙臂
微風吹拂芬多精，洗滌身心
朱鷗，飛翔在蒼鬱樹林間
紅與黑，帝王世家的貴婦
酋長鐵板燒，異國情調爆蔥
鴛鴦套餐，垂涎，半筋半肉
如此精緻地海陸，饕餮
知本溫泉，黃金岩，麥飯石
疲倦的肉體，讚嘆，滑脂湯
浸泡的肌膚，甦醒，舒爽





金針與釋迦的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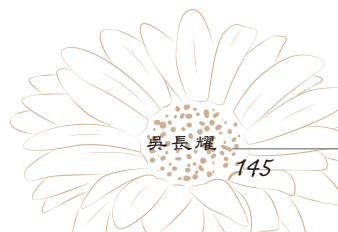
11.

金針與釋迦的故鄉，再出發
我們到底錯過金黃色的季節
在依依不捨，狂風與吊橋
之間，穿過新鋪的碎石路
指標傾斜，濃密生態的南迴
轉彎，海拔升高，如果尖叫
深陷崩解的狹谷，草率地
沉澱，牡丹，永恆的綠苔
當重複的林道，重複的風景
充滿陰影而且把握不住方向
再見，海洋，已是午後
我們是否錯過，阿塿壹古道
又轉彎？旭海，地圖的虛線
沙灘，吉普車隊，大跳躍

風與海的對話

12.

終於我們回到風與海的對話
沿岸傾斜砂岩層，其上覆蓋
珊瑚礁岩，其內堅硬耐蝕
外露如珍珠，蜂窩，棋盤
我們深陷地圖與海岸的辯論
佳樂水，如果波浪的，澎湃
東北行，壯麗，彷彿褶崖
傾瀉而下的瀑布，出風鼻
風吹砂，寒冬季風吹砂上坡
無痕跡，盛夏驟雨沖砂成河
海，深不可測，深不見底
龍磐，草原迤邐，牛羊嬉戲
低矮灌木叢，眺望，驚嘆
旭日東昇，南十字星座





國境之南

13.
爲什麼如此國境之南的燈塔
黑潮流經此海域，岬角伴隨
砲台，護城壕，武裝痕跡
貝殼的沙灘，豐盛的海祭
親愛的，海灣如此風和日麗
相約酒館前會面，鋼管女郎
瘋狂地扭擺纏繞的肢體
擎天石，歡樂擦身而過
時間放縱地穿透蔓藤非非洞
何處有黃槿的花園，草海桐
帝王企鵝，列隊走上街道
轉彎，我們可能重新出發嗎
裂隙，海岸線終於在此消失
珊瑚腐蝕之前，傾斜之後

夜間返航

14.

夜間返航，貓鼻頭伸向腳尖
南灣撫摸慵懶的亞熱帶風情
椰林，防波堤，局部漩渦
星星，點綴，璀璨的天空
夜間返航，在無止境的海岸
海蝕礁柱，跌落輕微的睡意
四重溪，瀰漫怪異的溫泉
大鵬灣，無法抵達的風景
如果以原點歸零，記憶倒退
遺留石灰藻的骨骼，有孔蟲
裙礁。崩崖，開始消失……
如欲望湧現，鳥群斜掠孤寂
光影，繼續未完成的旅程
繼續滲透波浪，西海岸

楊子澗



楊孟煌 簡介

筆名楊子澗，1953年生。1969年嘉中初中部、1972年嘉中高中部畢業，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畢業，高中教師退休，曾任《風燈》詩雙月刊主編。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教育部散文獎、國軍新文藝長詩金像獎、商工日報嘉雲南文學獎詩獎第二名。著有詩集《劍塵詩鈔一卷》、《秋興》、《來時路》、《花間作詞》、《山水譜曲》、《生活在島嶼上》、《現代律絕》。雜文集《倒帶》。與蕭蕭合著有評析集《中學白話詩選》。

木麻黃

楊子澗

他們不適於妝於庭園，沒有可供
雕鏤的身軀，沒有澄透寫意的素
色，沒有浪漫抒情的花蕊。

粗鄙的枝條只用柴升火

暗沈的針葉只刺俗氣，黝黑的
枝幹，打轉了童年貪癢的陀螺

最後，連雪花般燄化的土地

也不被海風允許

瞥見一具具撕裂腰斬的骸骸

兀身面向陸沉的台港

——摘自《未時路》





台灣 的樹 二首

之一／木麻黃

他們不適用於妝扮庭園，沒有可供
雕鏤的身軀，沒有澄透寫意的
葉，也沒有浪漫抒情的花蕊

粗鄙的枝樞只用來升火
暗沉的針葉只剩俗氣，黝黑的
種子，打轉了童年貧瘠的陀螺

最後，連雪花般鹽化的土地
也不被海風容許
驚見一具具撕裂腰斬的殘骸

兀自面向陸沉的台灣

之二／雀榕

最後一隻麻雀

曝屍在狼藉的坑洞中

沒有人能確定他的年歲，記憶中

有逃家的童年躲在他額前遐思

有靦腆的青春在他身側探索

有無數的幼鳥在他髮叢間學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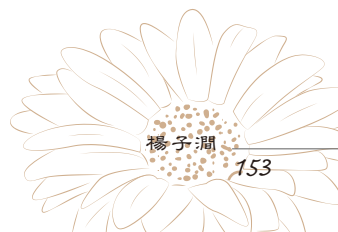
有無數的榕籽散落天地

鬚，一年比一年更貼近大地的心

直到——馬路一寸寸逼近

販厝一波波湧來

註：原載2015/07/07聯合報副刊
(入選2015台灣詩選)





百年雨豆樹

——嘉中93年校慶暨旭陵文學步道揭幕五十年歲月

怎經得起百年風雨？

幾個學生或坐或站或經過
百年的雨豆樹下，樹蔭更濃密、陽光
更翠綠；時間未曾在祂身上留下鑿痕

我羞澀的青少年到青年，隨樹浪的風
一波波不斷湧現我於樹下迤邐的影子
轉身之後，瞬間已越過了初老

熟悉的操場，司令台上的樂團正在逐夢
園遊會的攤位，他們用力揮灑青春
我已無夢可追沒有青春可揮霍

靜靜走在旭陵文學步上，依歲月的流逝
找到了我曾經於此地的印記
才發現木麻黃上我滄桑的倒影……

註：「木麻黃」是我鐫刻於文學步道上的作品。

愛妳愛到假爾深

囡仔性妳主觀妳誠蕃妳沒講理
對阮大細聲對阮喝來攔喝去
妳知也無阮，妳活嘛無意義
妳嘛知也，阮會毋甘放妳去

毋知是安怎，愛妳愛到假爾深
是頂世人阮欠妳欠足濟
抑是後世人妳會欠阮的債
這世人，命中註定二人愛相揣

妳的目矙是二口井，出泉的井
眼神是頂世人哀怨的陷阱
這爾熟識這爾憂愁這爾啊嬌
目一睨害阮雄雄跋落古井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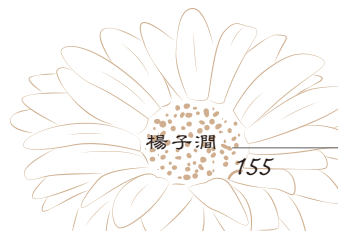
妳的目矙是前世抑是萬底深坑
看起來這世人是阮欠妳卡濟
疼妳惜妳，阮的胸坎予妳偎靠
一生一世阮攏沒怨嗟沒後悔

註：知也 = 知道、知影。

掃描qr.code 即可觀賞音樂

女主角／楊夫人 攝影／楊子潤

編曲&影片製作／雅子





水聲裡的薑花

——
詩懷吳承明

隱隱約約 在
比水聲還遙遠的地方（註）
一陣陣細碎的叮噠聲
濡溼了記憶 一路
蕩漾過來

有人在搖晃鈴鐺
有人在燃燒生命
在柔柔的風裡
也有人 慢 慢
一口 一口
品味你釀的酒

鈴鐺聲從未靜止過
我將一束白蝴蝶
以鮮血染色
讓薑花
紛
飛

註：此句詩出自吳承明散文《薑花》
2016/09/14聯合報副刊

孤
挺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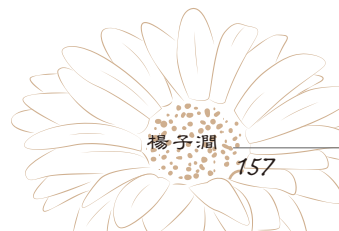
反骨，天生。
一世只開
一次。花

站著開
站著謝
孤，一人挺

把來生
埋在
土裡。等

等，地裂天崩

註：原載於2016/08/23聯合副刊





生於死亡

一切，都沒什麼
生壞毀滅絕只是平常……

總是綻放於花團中
錦簇的篇章，於
陽光下、和風中
以文字演繹生命
攫取四季的眼神和
諸多轟轟烈烈的掌聲
百花爭鳴、眾鳥爭艷。
唯獨，菌菇，

寄生。寄生於潮濕
寄生於幽冥與死亡
腐朽和毀滅的
逐漸中……

崩裂解構
過去和未來
只留短暫的現在
在陽光灑落之前
於死亡完成之後
與生命
拔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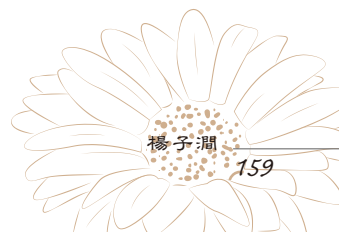
生命流成一條河，
只是流經；偶有遲疑
曲折且蜿蜒，不經意間
對光陰過多的眷戀
再多的挽留不住
依然流失消逝
從不回首！

唯，菌菇
自在自適。誕生在
死亡上，死亡於
被陽光蒸發被銷毀
百花鬥艷爭奇的剎那
灑下菌絲，潛藏於
腐土朽木中
等待……

等待若干歲月之後
有人考古、閱讀，出土的

殘闕的詩集。
予以翻譯
幽冥的
初心

註：原載於2017/07/19聯合報副刊



李赫



李 赫 簡 介

1955年生。1973年嘉中高中部畢業，輔仁大學圖書館系畢業。曾任《嘉中青年》總編輯、遠流、遠景出版公司編輯、《中央月刊》副社長兼總編輯，現任稻田出版社社長。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著有《母親的壓歲錢》、《臺灣諺語的智慧》等書。

時到，花便開 李赫

節氣到了，花便開放，這是大自然的道理。

一年一個循環，花的時，有得到，也等得到。

人的時，却看不到，也不知它何時會到。

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必為時，望礙，只要努力、堅持、等待就行了；因為，時，就躲藏在努力、堅持和等待裡。

時之花，終究是要綻放的。這是命運的道理。

摘自《老狐狸格言》

時到，花便開

李赫

節氣到了，花便開放，這是大自然的道理。

一年一個循環，花的「時」看得到，也等得到。

人的「時」却看不到，也不知它何時會到。

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必為「時」罣礙，只要努力、堅持、等待就行了；因為「時」就躲藏在努力、堅持和等待裡。

「時」之花，終究是要綻放的。這是「命運」的道理。

摘自「老狐狸格言」



天下第一

下午時刻，李南泉來到無頂峰。

有著參天古木的無頂峰，半山腰上有一塊恰可跑馬的平坦臺地，寸草不生，亂石遍地，然而視野開闊，可仰視蒼穹，俯瞰綿延的山巒和無盡的平野。自古以來，這塊臺地一直是武林高手競技之地，成就了不少英雄，也埋葬了不少英雄。

這一天，臺地上聚集了不少來自各地的武林中人，他們或立或坐，有的交頭接耳，有的四處張望，彷彿在等待什麼似的。李南泉坐在臺地後面的高崖上，一邊吃著饅頭，一邊看著臺地上走來走去的人影。雖然有百來丈遠，但他仍可從那些人的服飾和動作分辨出誰是誰來，其中有不少位都曾在他劍下稱臣過，當然死在他劍下不能來的就更多了。

吃了一個饅頭，李南泉雙腿盤坐，閉目養神，半響，他睜開眼來，發覺原本晴朗的天空，此刻竟被陰鬱的烏雲遮了大半，同時，也響起了脆雷，他心裏想著：這種天氣鬥起劍來才痛快呢！

他抽出長劍，看看劍柄上刻著的師父的名字，在空中舞了幾下，他覺得精神很好，元氣充沛，劍舞起來也似乎比往日更加得心應手。

這時臺地上走進一位長髯飄動，由十數位攜刀帶械的漢子簇擁著的老者，他就是當今的武林盟主，擁有「天下第一」稱號的柳青岳。一年來，李南泉可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只剩下柳青岳還沒較量過。柳青岳的武林盟主寶座已穩坐十數年，武林中無人敢惹。當然柳青岳憑的就是他的功夫，尤其是柳氏刀法，天下無敵。李南泉

曾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柳青岳施展柳氏刀法，一眨眼功夫，殺退了十名西域的高手。李南泉看得驚異不止，但那幾招刀法卻深深印在腦海中，一年多來的沉思默想，居然也略窺柳氏刀法的破綻。據說，師父就是敗在柳青岳的刀下，否則如今也是武林盟主，這一點師父雖未明言，但江湖上傳說頗盛，而看師父，傳授他劍法的十幾年中，一直鬱鬱不得志，使李南泉相信，師父是被柳青岳打敗的；因此一年多來他奪得的盛名和存著為師父雪恥的心思，讓他感到非和柳青岳一較高低不可。柳青岳儘管刀法凌厲，但李南泉相信，柳青岳未必會贏。只要他勝了，這武林盟主的寶座便是他的了，師父在天之靈，也應感告慰吧！

柳青岳走進場中，一群武林中人紛紛上前抱拳問候，架勢威儀真是不凡呢！

李南泉看看正午的日影，知道午時半已到，便縱身躍下高崖，飄然落在柳青岳的面前，他這身絕頂的輕功，使得在場的人一陣叫好，柳青岳被從天而降的李南泉驚了一下，但他很快就鎮靜下來，頷首而笑，聲若洪鐘：「想必你就是李南泉了，好功夫！」

「不敢！」李南泉抱拳說。

「杜如松的弟子，果然了得！」

「過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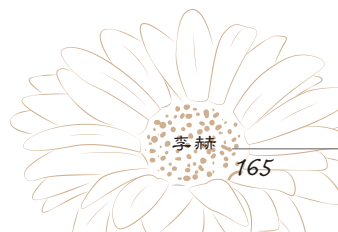
柳青岳童顏鶴髮，雙眼炯炯有神，注視著李南泉，笑容慢慢凝結，轉成嚴肅。

「好像武林中，高手到最後都逃脫不了這一關啊！」柳青岳嘆口氣說。

「你要的是武林盟主的寶座，還是天下第一的稱號？」

「我二樣都要！」李南泉說。

「唉！」柳青岳再次一嘆。「此中滋味，嚐過方知啊！不過，我雖然老了，我該維護的，我還是要維護，所以今天不得不上無頂峰來赴你的約！」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李南泉昂然挺立著。「柳前輩，你出招吧！」

柳青岳摸摸長髯，無言地點點頭。「你的劍法我看過，雖然千變萬化，但百密中總有一疏，況且令師杜如松也曾和我交手過，他的劍法我一清二楚，你既是他的弟子，總難脫出令師劍法的陰影啊！你小心了！」

柳青岳身邊的護衛個個抽刀出鞘，柳青岳手一揮，叫他們退下，然後接過一位護衛捧來的刀盒。

李南泉手按劍柄，蓄勢待發。柳青岳畢竟是柳青岳，只見他手接過刀盒，尚未出鞘，人已欺至李南泉身前二步，說時遲那時快，一片閃亮刀光，直逼面門，李南泉後退一步，抽劍一擋，解了柳青岳的第一招。看柳青岳刀勢一落，也未收劍，便直刺柳青岳前胸。柳青岳向右邊一閃，大刀隔開了李南泉的長劍。

「好劍法，不輸令師杜如松啊！」柳青岳呵呵笑著。

「柳氏刀法，果然名不虛傳！」李南泉說。

圍觀的數百名武林中人，個個屏氣凝神，看著當今武林頂尖高手的大決鬥，看到精采處，不禁便喝起采來。此時的天空，已遍佈了烏雲，雷聲隆隆，一時天昏地暗，雨也落了下來。但是沒有人走開。

由於曾經對柳氏刀法下過功夫，所以李南泉一開始對付柳青岳並不感到吃力，但是二十招後，他漸漸感到柳氏刀法的難纏了。柳青岳使的雖是笨重的大刀，但揮舞起來，卻有如柳條般輕柔，因此常造成李南泉的錯覺，每每用長劍去擋，大刀本身的重力加上柳青岳的深厚內力，每次都讓李南泉震得手發麻，長劍幾乎飛脫出去，雨水也使得他更難施展，因此只能閃躲。柳青岳似乎得雨之助，攻勢越加凌厲，刀光水花，簡直分不清楚了；李南泉只是胡亂擋著，師父傳授給他的「松濤劍法」竟然無法抵擋柳

青岳。儘管如此，他仍很留意著柳青岳的刀勢。柳青岳步步進逼，臉露得意之色。李南泉看到了柳青岳的臉色，便故意落敗，直向崖邊退去。

雨，迷濛了李南泉的眼，但也激起了他的靈感，他趁柳青岳刀勢一鬆，躍上一塊巨石，解掉已經濕透的上衣，沒有衣服的束縛，動作靈活多了，然後他從巨石躍下，刺向柳青岳，此時一道閃電，恰好擊中那塊巨石，一聲爆響，巨石立即粉碎。李南泉注意到柳青岳的大袍也已經濕了，這件大袍只會增加身體重量而已，同時，李南泉也看到了柳青岳的長髯因為身子翻騰跳躍，向上黏住了眼睛，機不可失，李南泉使出了松濤劍法中最簡單卻最精妙的一劍，刺向柳青岳的眉心。李南泉料到柳青岳會防著他面門，所以並不直攻，劍到眉心處一尺遠，便翻轉直落前胸，一聲雷響，李南泉已劃破了柳青岳的前胸，衣服裂開，血水湧出，柳青岳棄刀呆立，喃喃地說：

「天要亡我！」停了一下，蹲在地上。「小伙子，從現在起，武林盟主的寶座是你的了，天下第一的封號也是你的了！」然後倒在地上。

柳青岳的護衛擁上來，圍住李南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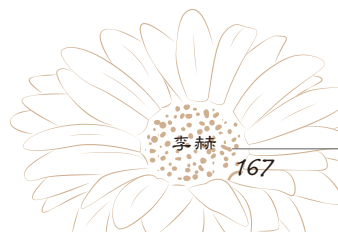
「你們不是他的對手！」柳青岳說。「我有今天，也心滿意足了！」

李南泉看看躺在地上的柳青岳，感到不可思議，這一劍，竟然刺倒了柳青岳，真是老天幫忙啊！於是他從心底，湧起了無限的興奮與驕傲，他對著向他抱拳道賀的武林中人，舉起他那把沾著柳青岳血跡的長劍，大聲長嘯：「我是天下第一啊——」

雨下得更大了，閃電在山間空中亂竄，就在李南泉大喊「天下第一」的時刻，一道閃電恰好擊中他的劍尖，將李南泉殛倒在地……。

武林中人在一陣駭異之後，紛紛離開無頂峰，李南泉靜靜地躺在石堆上，長劍斷裂，全身焦黑……。

雲散了，雨停了，無頂峰上依舊陽光普照……。





孫維民

孫維民 簡介

1959年生。1977年嘉中高中部畢業，政治大學學士、輔仁大學碩士、成功大學外文所博士。任教於遠東科技大學。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散文獎、優秀青年詩人獎。著有《拜波之塔》、《異形》、《麒麟》、《地表上》等書。

懷人

孫維民

我想你，但是當然並非是想

電話交談，甚至約定見面！

在一個夜色溼漫的世界，謝，你

讓我的思緒經常有枝可棲。

摘自《麒麟》

懷人

孫維民

我想你，但是當然並非是想

電話交談，甚至約定見面——

在一個夜色淫漫的世界，謝謝你

讓我的思緒經常有枝可棲。

摘自《麒麟》



朱槿花

我注視著越過人家的圍牆
一排花瓣似乎永遠捲合的朱槿
我注視著，並且懷疑
那些深紅的花瓣是否終於打開
在我所不知道的時刻？
我懷疑著，並且想到
下午才寫給你的一封信
那是文字搭建的天塔，以及
描述我的痛苦和哀傷
此刻的我後悔寄出的

一封信。因為一個疲憊的下午
終於讓我了解：字語
可以如何褻瀆崇高的痛苦
膚淺深沉的哀傷——
我思索著，並且傾聽
一排無聲的朱槿像一首歌
心想那些花瓣永遠不會打開了
彷彿句句未說的，真實的言辭
彷彿發自深紅的喉嚨
千言萬語層層捲合的靜默

註：南美朱槿，又名捲瓣朱槿，鮮紅的花瓣
呈螺旋卷，人家經常植為樹籬。

交談

我想抵達對岸
卻又擔心：這樣洶猛的
河水，一隻小舟
能夠橫越？燈火
在兩岸搖晃聒噪：
一種徒然的手勢
交換著迷惑與疲倦——
我的小舟如何負載沈重的
意義，躲避盤結的
樹根，暗礁，沙洲，流木
在猿聲啼嘯的夜晚
水沫中帶著燐光
況且，還下著雨——
脆弱的小舟
終將翻覆

我想抵達對岸
告訴你 同時
傾聽你





答 覆

如果你的臉是秋天的原野
廣闊，堅實，寧靜
火焰的明亮，水晶的
清冷。如果你的臉
垂下纍纍的果實的甘甜
搖動飽滿的穀粒的金黃
或是開遍銀白的芒花
或是起伏草原的波浪
或是雁子高高地飛過
或是葉片無聲地飄落
像一枚紅日

如果你的臉是秋天的原野
單薄的枝桠撐開晚霞，並且
微微顫抖，當夜色棲止
一隻黑色的大鳥忽忽降落

我將可能愛你。

新生活

我必須習慣這一種生活：
在太陽下製造陰影
如堅實的、移動的物體。
在月光中遵守規則
不任意停止，或者回頭。
花香和市招
都沒有改變。
應該吃飯的時刻吃飯
應該睡覺的時刻睡覺。
不會忘記呼吸
讓心持續跳動——
我必須習慣你不在的生活





林波默

林承謨 簡介

筆名林沈默，1959年生，1977年嘉中高中部畢業，文化大學企管系畢。曾創《八掌溪詩社》，著有：《沈默之聲》、《天壽靜的春天》等書，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媒體譽為「台語文學新高山」。

白露

林沈默

十月白露凍草枝。

草枝青青含愛意。

見笑可勢。

暗喜尾敬敬。

十月白露凍竹籬。

竹籬珍珠掛胸衣。

剖腹等符。

目調金金魄。

(摘自林沈默詩選)

白露

林沈默

十月白露凍草枝，
草枝青青含愛意，

見榮可勢，

暗喜尾敲敲。

十月白露凍竹籬，

竹籬珍珠掛胸衣，

剖腹等待，

目闔金金睨。

(摘自林沈默自語詩選)



在 高 速 公 路

在高速公路，
向北、
向北、
一直奔向北方的快車道，
夾竹桃在分隔島淒慘的開落。

我看見一輛輛滿載白豬的大貨車，
正飛快地駛向被屠殺的途中。
豬群站在骯髒的車廂內，
不安的推撞著，
憤怒的噬咬同伴豐腴的身軀。

我看見一輛輛滿載紅甘蔗發財車，
正急切地駛向被壓榨的途中。
蔗枝躺在暗黑的車廂內，
無知的傾軋著，
彼此在誇耀自己甜美的程度。

啊！我也看見滿載鄉親的中興號，
正匆促地駛向討生活的途中。
他們坐在窄小的車位內，
頻頻的瞌睡著，
宿命的做著虛榮台北的噩夢。

在高速公路，
向北、
向北、
一直奔向北方的快車道。

我的心竟然沿途不停地抽痛著。

——摘自《火山年代》詩集

送 花

我把一整排杜鵑，
送到春天的邊緣，
就回頭了。

寂寞的花兒，
若在夏夜裡難過，
就請睡到陰溼地面來！

想念揮手的影子。

——摘自《紅塵野渡》詩集





【台語詩】

看茶

泡一杯茶，
看樹、看花，
看青山崁雪、
看春花謝落，
看青春一去不再回。

泡一杯茶，
看天、看地，
看風雨吵過、
看雲煙流過，
看風雲雙雙轉眼過。

泡一杯茶，
看前、看尾，
看紅塵鼎底、
看水火煎洗，
看紅水三杯黃反白。

——摘自《夭壽靜的春天》詩集

白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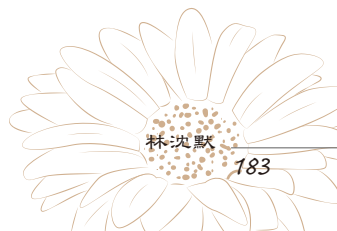
十月白露凍草枝。
草枝青青含愛意，
見笑歹勢，
暗喜尾敲敲。

十月白露凍竹籬。
竹籬珍珠掛胸衣，
剖腹等待，
目睷金金睷。

十月白露凍紅柿。
紅柿結子抹胭脂，
無影無隻，
風搖目屎滴。

十月白露凍床墩。
床墩思君沁心脾，
茫茫怨怨，
寒夜咬喙齒。

——摘自《林沈默臺語詩選》





張
啟
楷

張啟楷 簡介

1962年生。1981年嘉中高中部畢業、臺北大學社會系、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曾任年代副總編輯、採訪主任，TVBS《2100週末開講》、中天《張啟楷新聞現場》主持人、年代《新聞追追追》主持人。曾獲吳舜文新聞報導獎首獎、立委票選最佳國會記者第一名。著作《天河之水》、《搶救國庫》等書。

當機

張啓楷

關掉手機、關掉電腦、關掉電視
關掉一切匆忙、藉口
關掉大腦，讓我再陪陪您

陪您看歌仔戲

陪您聽佛經

陪您購著醫生吃甜食，靜靜
聽您講與您依偎一生的父親
聽您們缺錢時講我們不懂的日叉
聽您如何拉拔七個小孩，把您
僅剩要看病的錢塞給我繳宿舍費

多麼希望只是當機，重新

開機後，可以再一次陪您

說我有很多話還來不及告訴您

摘自《思親三帖·悼母親》

當機

張啟楷

關掉手機，關掉電腦，關掉電視
關掉一切匆忙，藉口
關掉大腦，讓我再陪陪您

陪您看歌仔戲

陪您聽佛經

陪您騙着醫生吃甜食，靜靜
聽您講與您依偎一生的父親

聽您們談錢時讓我們不懂的，又
教您如何拉拔七個小孩，把您
僅剩零看病的錢塞給我繳押金費

多麼希望只是當機，重新

開機後，可以再一次陪您

說我有很多話還來不及告訴您

摘自《與親三帖》母子戀



故鄉的候車亭

過年，像探親
帶著感恩的心探視您
已經太多年、太遙遠
想不起
多少年沒在這等車？但清晰
記得最後一次
獨守故鄉、生病的母親堅持陪我等車
送我繼續北漂

我訝異的問
車子怎麼變少了？比我念嘉中時還少
以前一小時兩班現在一班
台北公車班次越來越多還有捷運，還有
我正要去搭的高鐵
媽媽笑著說
要謝謝他們留下車載老人
以前載你們長大、現在載老人看病
謝謝載我們一家人

幾年後，媽媽走了
我成了孤兒
過年
來看您，謝謝您載我長大
謝謝您守候我美好的記憶
謝謝守候我的村民，特別是
我一輩子不曾離去的父母，還有
他們滿滿的愛

註：2018年農曆過年寫於東石

思親三帖

之一：當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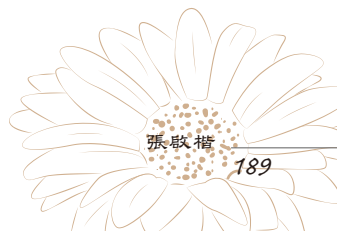
關掉手機、電腦、電視
關掉一切匆忙、藉口
關掉大腦和懊悔
讓我再陪陪您

陪您看歌仔戲
陪您聽佛經
陪您瞞著醫生吃甜食，靜靜
聽您講與您依偎一生的父親
聽您們缺錢時講我們不懂的日文
聽您如何拉拔七個小孩，把您
僅剩要看病的錢塞給我繳宿舍費

我早該關掉手機
丟掉電話裡沒意義的問候
讓我再回去陪陪您
說我不相信您多年來千篇一律的安慰：
我很好、長途電話費很貴

關掉孩子不在您身邊的日子
丟掉催促孩子遠離他鄉、出人頭地
讓我再回去陪陪您
說我不忍心您一人在故鄉的孤寂

多麼希望您的離去只是當機
重新開機後
就像從夢裡醒來
可以再一次陪您
說我有很多話還來不及告訴您





思親三帖

之二：抱抱爸媽，如果還來得及！

八年前農曆年大年初一，辛勞一生的父親走了，距離他無預警肝病發作進醫院，只有短短一個多月。昨天，我回嘉義掃墓，想到八年前怎麼會那麼疏忽父親那麼明顯的肝病：常嗜睡、眼睛泛黃，想到一輩子沒好好陪他、沒多關心他退休後身心的變化，我又哭了。想起至少兩次，父親說：「朋友都快走光了！」我當時怎會那麼的不在意？

如果，能有父母關心我們的百分之一，關注他們的老化和病痛：吃飯變慢了，不一定是牙齒痛，可能是人老了，唾液分泌減少。當他們的親戚朋友一個個走了，爸媽的心裡會是多大的衝擊、多大的不捨和悲傷，但為人子女的，怎麼會事不關己般的不在意？

母親的身體在父親往生後急遽惡化，三年多前，有時候她竟不認得我，甚至分不清白晝、晚上。打電話給她，她總忘記我在臺北工作，要我回嘉義東石陪她吃飯，想到過去回去陪她，她總催我趕快回臺北工作：「做一個讓人看得起、讓人尊敬的人」；想到有幾年，我真的爲了工作沒陪她過母親節，老天，過去我到底在忙什麼？

醫生說母親可能是早期失憶症，找遍名醫，有的說是老化、血糖太高、腦神經退化，有的說是巴金森症，但我一直相信，最重要的原因是：她要忘記她相互依靠一生的老公走了！

我們很幸運找到甜菜根，每天打成果汁，對母親降血糖很有效，她的記憶力在最近一年多有進步。但接踵而來的是骨骼退化、走不動，爲了要不要買輪椅頭痛好幾天：好面子的母親願不願意坐？會不會導致她沒運動身體反而惡化？幾經討論和溝通決定買，但對母親以後身體到底好不好？到現在沒有人有把握。

虧欠父母太多，現在有能力可以爲母親做點事，但她走不動、牙齒不好吃東西不方便、身體又有病痛。以前爲什麼沒把握機會多帶她出國旅遊、上好的餐廳、看她喜歡的歌仔戲表演？太多疏忽、太多來不及，太多不是時間和金錢可以彌補的缺憾。現在，只能多抱抱她、多陪陪她，提醒自己：以後不要有更多的遺憾。

——二〇一〇年四月寫于嘉義





思親三帖

之三：厝內序大人咁好？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序大人常忘記關瓦斯、吃飯咳個不停，千萬別誤以為他們是大意或感冒，那是記憶和吞嚥神經老化。」一位剛痛失母親的好友來信，讓我想起前年底摯愛的父親無預警肝病病發，臥病僅一個多月就離開我們；想起許多好友共同的痛：陪父母時間太少，醫學常識又不夠。

絕大多數的人聚在一起，談的是生命剛如晨曦的子女、少聊遲暮的父母；教改吵得沸沸揚揚，但少有人關心老人的健康和安養問題。當許多人猛然發現序大人重病時，甚至藥石罔效，才驚覺投入在他們身上的時間和關注，實在遠遠不及小孩。

在各縣市的田莊裡，處處可見老人們孤獨的身影，成年的子女不在身邊，甚至老伴走後一人獨居。儘管子女已經念完博士，老人家裡不訂報紙、不裝第四臺，有的是看不懂、有的要省錢、有的是眼睛早大不如前。他們也不願請外勞照顧或到養老院，因為他們擔心子女，會因此被人指指點點。

就是在繁華的都市，獨居老人比率也越來越高，許多老人在退休後，因生活缺乏重心又缺乏運動，身體急遽惡化。許多老人現在還要擔心子女是否被裁員？自己退休金十八%的優惠存款利率是否會被取消？

他們歷經戰亂和貧窮，多數人把一生青春和財富都投入教養小孩。但子女長大了，脫離了貧困，也離開了父母。許多老人除了物質生活有所改善外，生活習慣、思想模式仍和以前大同小異，過著和孩子貧富、思想落差極大的生活，成了「老人和子女一邊一國」。

更諷刺的是，受教育的新一代臺灣人，並沒有反哺協助老一代走出過去的悲情。政府和整個社會，也漠視依照聯合國標準，臺灣早已經是道道地地的高齡化社會，而且在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許多老人至今還生活在過去的貧瘠與悲情中。

爲了避免留下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缺憾，一位好友毅然放棄在美國高薪的工作回臺；一位朋友離開繁華的臺北，舉家回嘉義鄉下工作，兄弟姊妹也陸續搬回一度荒蕪的四合院，陪序大人安度晚年。許多人卻只能感嘆爲時已晚。如果，你還有機會，請千萬千萬要常常探望，至少，常打電話，不要讓序大人覺得被遺棄了。

——刊載於《中國時報》·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九日

張嘉輝



張嘉驊 簡介

筆名也駝，1963年生。1981年嘉中肄業，臺灣大學中文學士、中正大學中文碩士，北京師大兒童文學博士。曾任報社雜誌社編輯、大學教師。曾獲時報開卷獎、金鼎獎推薦優良圖書、桂冠童書獎、中國30本好書獎。著有《少年讀史記》、《月光三部曲》、《少年讀西遊記》等書。

聲音

張嘉輝（也純）

想寫詩嗎？

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寫進詩裡，包括醒時接觸的和夢裡夢到的。寫詩的材料不難找，問題是要怎麼寫才特殊。

想成為一名詩人，得先找到自己的聲音；想找到自己的聲音，得先學會傾聽。

摘自《散步到端午》

聲音

張嘉驊(也駝)

想寫詩嗎？

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寫進詩裡，包括醒時接觸的和夢裡夢到的。寫詩的材料不

難找，問題是要怎麼寫才

特殊。

想成為一名詩人，得先找到自己的聲音；想找到自己的聲音，得先學會傾聽。

摘自《散步到端午》



布娃娃

電影「四海兄弟」觀後的對談
贈給性靈所摯愛的朋友——馬來西亞來台的Rebecca Ng

走出戲院
自美國禁酒令時期
重返眼前繁華的西門町鬧區
我們的話題
像唱片空轉
一直流連在
如夢如幻的某小節

「當皮影戲再度
呈顯意象時
你是否體會人生傀儡的
涵義？」Rebecca
我經過城市喧囂
看見年輕的龐克
穿著「原宿」薄衫
徘徊十字路口
妳說呢？Noodle（麵條）劇終時
為何沈淪在罌粟虛幻的微笑？

戲院斜對面
賣蛇的蛇谷店前擠滿人群
吵雜的聲音
迫使蛇們陷於沉默。
不過那瀰漫的罪與罰
沉靜的懺悔却令我
聯想起杜斯妥也夫斯基。
不過我還是禁不住
為黛博拉孩提時的美
所震撼，相對於她盛名後

終日粉飾顏面，只能
活在希臘女神的故事裡。
Rebecca，我問妳
最大的毀滅是什麼？
是認清自我的一剎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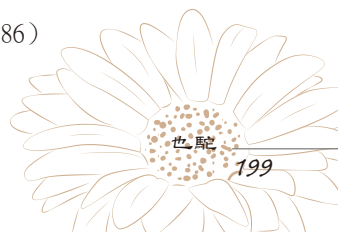
街道分貝的高竄
壓過妳的回答，我聽不見
其實也無須聽見回答
本性的海洋
不會因我們的認知
而有所漲落

於是我們沉默地搭車
經過熱鬧的街景回木柵
回木柵後妳沉默地給我
一個布娃娃
娃娃碩圓的臉蛋掛著
睡眠，微笑
彷彿影片中那些升浮的人臉
出現後又消失
消失後又出現
最後以娃娃如此的面孔
向我們對視

「這世間沒什麼好痛苦的
放開心性什麼都是
什麼都不是。」妳開懷地說
Rebecca，說真的——

我也隨布娃娃笑了。

（刊於《創世紀》68期，1986）





我坐在紅色屋頂上

我坐在紅色屋頂上
看著遠方的海洋
讓小精靈從耳朵裡爬出來
坐在我的肩膀

「什麼時候，」小精靈生氣的說：
「你耳朵裡來了一尾小鯨魚
哭哭哭不停
教人睡不著。」

我告訴他：「那是今天
在報紙上發現的
一尾迷路的小鯨魚
哭得好傷心，所以我就他帶回來
——沒想到吵醒你
真是對不起。」

小精靈聽了
也說小鯨魚很可憐
一下子跑進耳朵裡面去
說要勸他不要哭

黃昏時候
很多鳥兒飛回巢裡
很多小雞跟著母雞吱吱叫
很多樹葉在樹枝上眨眨眼睛

我還是坐在紅色屋頂上
還是看著遠方的海洋
要等鯨魚媽媽來找孩子
再把小鯨魚送回
媽媽的身旁

（民生報童詩獎，1988）

熊貓先生的身分

熊貓先生原本住在動物園，但他現在離開了動物園，住在一間租來的房子。

他是來體驗人生的。而早先住在動物園，他只能被遊客觀賞，一天到晚傻乎乎的待在籠子裡，根本體驗不到什麼東西。

當初，他跟動物園園長提出這個想法時，園長驚訝得下巴都快掉下來。「體驗人生？」園長睜著大眼睛說：「喂，你要搞清楚，你是一隻動物耶！」

熊貓先生回答說：「爲什麼動物就不能體驗人生？」

「別去。住在外頭，你很可能沒有竹子吃。」

「沒關係，我改吃青菜豆腐。反正我吃素。」

「你也很可能在路上走著走著，就被大樓上頭丟出來的鋼琴砸到。」

「不要緊，我頭殼硬得很。」

「你更可能被壞人拐去，強迫你在夜總會裡跳脫衣舞。」

熊貓先生一聽這話，哈哈大笑起來，「園長，你覺得我有這麼笨嗎？」他轉了個圈，秀了秀他的身體，「何況我全身都是毛，有必要穿衣服嗎？沒穿衣服，怎麼跳脫衣舞呀？」

好說歹說都無法留住熊貓先生。園長實在拿他沒辦法，只好答應了他，讓他離開動物園，去體驗他所謂的人生。當然，爲了感謝他多年來爲動物園所做的貢獻，在他離開之前，園長還是給了一筆錢，好讓他安頓剛開始的生活。





外頭的世界花花綠綠，比起動物園的單調日子，那可真是天壤之別。熊貓先生上百貨公司，看電影，逛夜市，每天都玩得很開心。他既沒有被鋼琴砸到，也沒被壞人拐去跳脫衣舞，一切都很平安。只不過，當他走在街上，總會有人對他指指點點。「咦？這個人怎麼穿著熊貓裝在路上亂逛？」「是啊，這年頭，什麼怪事都有！」這些人也沒多問話，就匆匆的走掉。

城裡的人夠忙，忙得連一點警覺心都沒有，竟沒察覺他是一隻真的熊貓。

「這樣也好，我更可以好好像個人似的去體驗我的人生，不必招來無謂的干擾。」熊貓先生這麼盤算著，日子也就過得更愉快了。

但人生總是充滿各種的問題。有一天，當熊貓先生發現，他就算是每天都吃蘿蔔乾，而不吃青菜豆腐，僅存的錢也只能過半個月。望著那些少少的錢，熊貓先生開始有點開竅，因為他開始有了煩惱。

他知道他必須賺錢養活自己。於是他就去找工作，但不幸得很，他卻到處碰壁。

碰壁的原因很多，大部分是因為他的條件不符合雇主的要求。

比如說，當雇主要他提出任何學歷或資歷的證明，他卻只能給出一張白白的衛生紙。（老天爺！早知道就請動物園園長寫封介紹信。）

或者，當雇主問他：「你是藍的？還是綠的？」他卻傻愣愣的看了看自己的身體，回說：「在我身上只有黑跟白，沒有藍跟綠的問題。」一聽這話，雇主當然不會想用他。他真的是在動物園待太久了，不曉得想在這個社會活下去，一定要有顏色來當標記。而且，什麼顏色都可以說，就是不能講黑白。

或者，有個雇主打量他全身，然後很嚴肅的問說：「你穿著一身熊貓裝，我都弄不清楚你是什麼人？」然後又更嚴肅的問說：「告訴我，你覺得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這下子，熊貓先生可傻住了。他想了一下，不打算欺騙雇主，決定說老實話：「我覺得我不是人。可是我好想做個人。」他的樣子也傻得夠可愛了，「真的，我真的好想好想做個人喔！」

這是什麼答案嘛？雇主差點就脫下鞋子把它扔過來。

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了一個工作，是在一家幼稚園裡上班。

「我們幼稚園剛開不久，很多設備還沒弄好。現在園裡正缺一張椅子。看你個兒挺大的，又穿熊貓裝。這樣吧，你來當我們的椅子如何？」幼稚園園長對自己的點子感到得意，「熊貓椅，嘻嘻，挺不賴的！小朋友一定會喜歡！說，你願不願意？」

有錢賺當然願意。不過當椅子可不能亂動，也不能讓小朋友知道那不是真的椅子。於是他每天一大早就到幼稚園，在小朋友還沒來之前，靜靜的趴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小朋友來上課了，坐著他的背，聽老師教他們「一加一等於二」或者「This is a book.」直到下課大家都放學回家，他才站起來，伸伸腰，結束一天的工作。

小朋友果然喜歡「熊貓椅」，大家都搶著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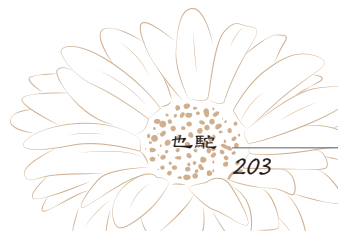
陪著小朋友上課，他也喜歡，更何況他也是趁著這個機會在受教育呢！

平常，老師總會出些問題，要小朋友動動腦。通常呢，熊貓先生也會在盡本份當一張椅子的時候，一邊跟著想答案。可是這一天，老師出的問題卻讓熊貓先生氣餒極了。

「小朋友，說說看，」老師說：「你們長大以後想當什麼樣的人？」

「我！」「我！」「我！」大家都搶著舉手回答。有的說想當太空人，有的說想當急凍人，有的說想當蜘蛛人，有的說想當麵包超人，有的劈哩啪啦哇啦哇啦的說想當劈哩啪啦哇啦哇啦一共八張嘴巴的人……

大家都說得很高興，只有熊貓先生心裡悶得很。因為他不是人，根本沒資格想這樣的問題。





依照一般的情況來說，旁聽生都比正科生要努力。更何況熊貓先生一動也不動，像在參禪似的，自然會把問題參出一種敏感度來。

不可思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這個讓熊貓先生心理受到嚴重阻礙的問題，竟像裝了彈簧似的，從幼稚園程度一跳跳到大專以上的程度，而且在著地之前轉身換了一個形式，那就是：「論熊貓之成爲人的可能性，兼論熊貓與純粹理性之關係，再兼論熊貓如何發現自我之本性。」哇噻！簡直都可以拿來當博士論文的題目了！

想到一個好題目，熊貓先生胸中陰霾頓掃，樂不可支。一樂，他就忘了自己還在當椅子，高興得跳起來，而他突如其來的動作嚇壞了小朋友，還讓其中幾個跌了跤，撞傷膝蓋。

這張「椅子」也未免太不穩定了。既然惹了禍，幼稚園方面便決定請這張「椅子」走路。

心情一時的激奮竟讓熊貓先生失了業。熊貓先生垂頭喪氣的離開幼稚園。在回家途中，他走進一座公園，坐在一張椅子上休息。

「年輕人，你看起來好像不太開心呀！」

熊貓先生抬頭一看，發現是一位和藹的老爺爺。一則因爲人家的關心，一則也是因爲有苦無處可訴，所以他就把發生的事都告訴了老爺爺。

「呵呵呵，」老爺爺笑著說：「人生的路挺長的，幹嘛老愛鑽牛角尖，跟自己過不去呢？」

老爺爺跟熊貓先生說了很多安慰的話，讓他寬心不少。

不過老爺爺臨走前，卻問了熊貓先生一個問題：「你剛剛說你是一隻熊貓？還是說你是一隻貓熊？你究竟是怎麼說的呢？」老爺爺有點老糊塗了，「熊貓？貓熊？哎，算了算了，活到這把年紀，我從來就沒搞清楚這個問題。襪子不論左邊右邊都可以穿。哎，算了算了，別問，別問。」

老爺爺只是隨便問問，沒想到這個問題卻在熊貓先生心裡激起很大的波瀾。

「是啊！老是想當個人，怎麼就沒想過自己到底是熊貓還是貓熊？」

身分的定義問題困擾著他，而且困擾到了極點。回到家後，他在床上躺了三天，怎麼想就是想不出自己到底是熊貓還是貓熊？他頭痛腦漲，身體發熱，兩顆眼珠成天轉來轉去的，有時還冒煙。

他捶胸，他頓足——忽然間，他摸到身上某處似乎有一道拉鍊。再摸摸。沒錯，那的確是一道拉鍊。他嘗試把那道拉鍊拉了拉，怪怪，居然還拉得動！

這下，熊貓先生可明白了。原來長久以來，他一直被一層厚厚的毛皮裹著，裹著真正的自己，想不到竟也裹了這麼多年。

哈，只要把這層毛皮解掉，他就能知道自己真正是誰。

熊貓先生頓時興奮起來，趕緊拉身上的那道拉鍊。他迫不及待的想解開身上的那套「衣裝」，好知道自己真正是誰。

毛皮終於解掉了。可是——

熊貓先生站在鏡子前面，反覆地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他實在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竟還是一副壯壯的身體，白白的毛，一雙黑黑的眼圈，一對黑黑的耳朵，以及一根黑黑的鼻子。想不到解開毛皮之後，得到的居然是這樣的結果。

熊貓先生實在迷惑到極點。但只迷惑了幾秒鐘，他便開始哈哈大笑起來，笑笑笑，一直笑個不停，最後笑出了眼淚。

淚水流到嘴邊，用舌頭去尝尝，嗯，果然是鹹的

（刊於《國語日報》，收入九歌《九十三年童話選》，2004）





唐捐

劉正忠 簡介

筆名唐捐，1968年生。1987年嘉中高中部畢業，高雄師大碩士、臺灣大學博士。曾任教於東吳大學、清華大學，現任教於臺大中文系。曾獲五四獎、年度詩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臺北文學獎。著有《金臂勾》、《大規模的沉默》、《世界病時我亦病》等書。

踹共 唐捐

站在輝煌的廟前

大聲喊著：

踹共

神明呵呵

笑出一些煙

我以為會被打的說

踹共 唐捐

站在輝煌的廟前

大聲喊著：

踹共

神明呵呵

笑出一些煙

我以為會被打的說



水和火

妳留下的水壺有一種陰冷：
貓的影子 曇花 壁虎的笑聲

燃燒著相思樹的枯枝。我的
爐子裡有翠綠的火跳躍如蚱蜢

把日記的碎片餵給蚱蜢，牠就
長大如地鼠，想要鑽進水壺

隔著銅製的壺身。水，好像
沒有聽到一種怯怯邀舞的聲音

我像急躁的農夫攪高火苗——
喔，樹已成灰，水竟結成冰

只有心在沸騰，蒸氣推開眼皮
滾燙的笑聲就要溢出眼睛

瓶中嬰

我再也不退出我黑暗的運命
浸泡著蝕骨的音樂
如瓶中嬰，沈潛於某種獨享的福馬林。
我將繼續默誦徒勞的符咒
以麻痺我對鬼神過盛的敬懍
如瓶中嬰，用幻象哺乳自己的腦神經。

我再也不介入我痙攣的人生
閉鎖門窗，如一座冰箱
用全身的肌肉冰住一顆火熱的心。
我將繼續默誦徒勞的符咒
十二個瘋子在敲我的門
我將模仿慈悲的佛像，不聞亦不問。

我再也不愛，除非，我再也不恨
像此間最最資深的嬰孩
吸奶一樣，吸著世人捐贈的悲哀
我將繼續默誦徒勞的符咒
像被群眾唾棄的候選人
不斷地對蟑螂壁虎螞蟻發表演說

像瓶中嬰
用純真的笑容包裹腐爛的魂靈

像凝立的陀螺
用根部挺著旋轉不休的地球





我的弟弟是狼人

不安的少年騎上不爽的機器狼
離開荒涼的城都來到繁華的草原
向前狂奔：130，150，170 km/hr……
啊，神經的末梢已悄悄鑽入電瓶
他剛剛成熟的性器和灼熱的火星塞
一起冒火。不安的血和不爽的油
以曠男怨女的姿態，激烈地交流
當時水裡浸泡著一對明月，蒼白肥腫
如溺者的乳房。於是他的心裡開始
發毛臉上發毛胯下發毛胸膛發毛發毛
190，210，230 km/hr……。他低俯上身
雙腿夾得緊緊，不斷挺進挺進
直到身體一寸寸陷落。嗷一鳴——
天搖地顫，草原上湧出亢奮的野火

鏽在一起

手錶和手錶的影子把我
和我的影子鏽在一起

我走進餐館。侍者說，兩位
我苦笑，影子作出更苦的笑

手錶的影子把錶針凍結住了
我跟我的影子說：您慢用！

但我無法起身，影子把我
和一家詭異的餐館鏽在一起





蜉蝣 A B C 的 愛 與 死 之 歌

雨在下●A在飛●他愛B●B愛誰●雷振振●雨霏霏
雨在下●C在飛●雖有傷●不流血●星如瘡●燈如鬼
好個雜選的恨●好個純質的黑●亦吃●亦睡●亦交配

D在吃●E在睡●F和G●連袂飛●食湯後●亦交配
剝燈皮●療腸胃●燈汁燙●煮腦髓●雖裸身●不慚愧
好些雜選的恨●好些純質的黑●亦喜●亦怒●亦交配

人生病●病生H●天打雷●雷流血●I J K●亂亂飛
J愛A●G愛J●折翅後●更愛飛●雖死掉●無所謂
有些雜選的恨●有些純質的黑●亦神●亦鬼●亦交配

B謂A●忘了我●去愛J●否則來●來撞燈●燈是鬼
言既罷●天地黑●A有愛●B有愧●C無聊●亂亂飛
沒有雜選的恨●沒有純質的黑●亦風●亦雨●亦交配

豬 肝 湯

誰都不爽 誰都有蓄滿悲傷的膀胱
天地茫茫 誰都有牆可以撞
誰都有血 血裡都有寂寞與徬徨
誰都有藥 藥裡有說但沒有笑
豬肝煮湯 誰喝了能不悲傷？

以傷療傷 誰能不煮些豬肝？
人生實難 每個女孩都不買單
每件十元 誰不值個三千五千
誰不是豬 誰沒有可以被煮的肝
誰都屢試不爽 只有我為豬狂





鄭貞聰

鄭順聰 簡介

民雄人，民國八十三年嘉中畢業，中山大學中文系，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

著有《時刻表》、《家工廠》、《海邊有夠熱情》、《晃遊地》、《基隆的氣味》，《黑白片中要大笑》、《台語好日子》、《大士爺厚火氣》。

群魔

修遠悲觀愁悵，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意識昏昏沉沉，

彷彿聞到一股芳香，

女孩子身上淡淡的體香，

那是春天的味道、

綢繆的氣息，

口字形的教室包圍中庭，

走廊是濕、花架濕了、樹也是濕的，

水池蕩漾漣漪，

硬挺鐘樓直指天空，

雨豆樹高廣的樹冠吸納清冷的光線，

底下草花迷離，

含著無數露珠，

一落土，

杳然無蹤。

鄭順聰

摘自《晃遊地》，188頁。

辭 魔 鄭順聰

修建悲觀愁堵，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意識昏昏沉沉，
彷彿聞道一股芳香，
女孩子身上淡淡的體香，
那是春天的味道，
綢繆的氣息，
口字型的教堂花園中庭，
走廊里濕、花架濕了、樹也是濕的，
水池蕩漾漣漪，
硬挺鐘樓直指天空，
兩盞樹高廣的樹庇吸納清冷的光線，
底下草花迷離，
含著無數露珠，
一落上，
杳然無蹤。



暮歌詞

∧ 鉛水 ∨

如果這個時候
你停下腳步
我會拉起影子
躲在其中

找不到我的你
滴下鉛汁的眼淚
一粒一粒
擊凹影子

我想掙脫
攀到梯子的頂端
捏起天空的鼻子
腳尖是圓規
劃出了飛翔的半徑

那就是我愛你的一切所有
那就是我愛你的所有一切

∧
先行穿透
∨

我就是要你 義無反顧
認識你之前我已做了選擇
釘子固定我們的愛
錘下去之前
手心先行穿透

再吵的噪音都不可能
你的耳中只能有蜜蜂
薄翅拍動 甜滋滋的嘴

就算上帝否決
我會開一扇門
把撒旦趕出去
到伊甸園闖闖

這就是我 你也是
釘在愛情之中
義無反顧





△ 城市時分 ▽

在冰箱都不覺得冰冷的時分
流蕩的人都像星子那麼冷
尋找墜落的可能
或不
打開胸口那道門

城市的霧浮到夜的喉頭
月光照不進找不到溫暖
廁所的人就讓它流蕩
同情
是多餘的嘔吐物

沉到水面以下
窒息是種習慣動作
拔掉塞子拔開一道夢
浴缸
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我的城市
冰冷不那麼冰冷
溫度就抱緊了溫度

八
黑髮掠過
的夜
V

間奏的時候星星開始奔跑
流轉過你的髮梢你的喘息
都在同一個轉輪同樣位置
停歇
在星星漸次熄滅的早晨
你臨坐於大街
馬路的標線仍待浮現
你的髮茨你的喘息你仰望的雙眼
星星
這城市的夜敢情是徒然
遂有了你將髮盈盈握著



旭陵校友作家作品集

發行人：劉永堂

出版者：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地址：嘉義市大雅路2段738號

電話：(05)2762804

書名：旭陵校友作家作品集

編輯者：謝漢星、楊于萱

協助編輯：李惠玲、楊佳蓉

網址：<http://www.cysh.cy.edu.tw>

出版日期：108年4月

版(刷)次：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